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七月初版

蘇氏集

暴風雨

每部戰時售價國幣九元

曹未風

華問渠

印刷所  
文通書局

發行所  
文通書局

翻印必究

版權所有

本館印一切材料均由國外運來折帶運費並低而實屬絕佳又  
包箱內本館在重慶不加裝封條照原封條所裝妥實

貴陽西郊聯家山七號

文通書局

# 暴風雨

曹未風

## 劇中人物

亞隆梭

諾波王

薩柏斯馨

他的兄弟

波勞斯排羅

米蘭太公

安多尼歐

他的兄弟篡了米蘭公位

非狄南

諾波王的兒子

岡察莫

諾波城的一位忠心老臣

阿德利安

貴族們

法郎西斯考

如立般

野蠻醜陋的奴才

暴風雨

貴陽市郵務工會圖書室  
登錄號第 330 號

影 風 雨

特林古婁

小丑

司台芳諾

醉管家

船主水手頭目及水手們

米蘭達

波勞斯排勞的女兒

愛里兒

一個活潑的精靈

伊里斯

西里斯

米諾

由精靈們扮演

水仙

收刈者

侍候波勞斯排羅的其他精靈們

佈景——海上的一隻船上其後在一個無人跡的荒島上。

# 第一齣

第一景——在海上一隻船上——暴風雨雷電交作

(船主與水手頭目上)

船主 頭目，——

頭目 在這兒，船主有什麼吩咐？

船主 好，傳話給水手們，做事要迅速，否則我們就要觸礁了，趕快，趕快。

(下)

(水手們上)

頭目 喂，我的弟兄們！努力啊！努力啊！我的弟兄們；要迅速要穩重，攏住二帆，注意聽船主的哨子。風，你吹吧，吹炸你的肺，祇要海上有地方，我們就不怕。

(亞隆梭，薩柏斯擊，安多尼歐，非秋雨，岡察其與其他入等同上)

亞 好頭目當心。船主在那兒？你們要做好漢啊。

頭目 我求你們呆在下面。

安 船主在那兒？頭目？

頭目 你沒有聽見他？你防礙我們的工作；回去呆在艙裏，你們簡直是助長風浪。

岡 喂，好好的，耐心些。

頭目 等大海先耐心的吧，走開！這些怒吼的波濤，誰管你君主的聖名？到船裏去，靜靜的，不要來打擾我們。

岡 好的，但是不要忘了在你船上的是些什麼人。

頭目 我愛誰也沒有愛我自己那麼深切，你是一位大臣：如果你能命令這在水立歸平靜，請運用你的權力吧，我們就在不動這繩索，運用你的威嚴吧。如果你不能那麼趕快謝謝上蒼令你活了這許多年紀，還是好好的呆在艙裏，靜待那災難的來臨。——  
鼓舞起來！我的弟兄們。——不要打擾我們，我說。

(下)

岡 我看見這個傢伙，心中覺得老大的安慰：我看他臉上一點沒有要淹死的晦氣，他的  
面貌完全是上斷頭台的样子。親愛的運命，你堅持令他上斷頭台吧！把他的那一條  
繩子做我們的依靠，因為我們自己的沒大用處了！倘若他天生也可以不上斷頭台，  
我們的情形簡直可憐了。

(全下)

(頭目又上)

頭目 放下，快呀，放倒它，放倒它，用主帆頂着風走。(幕後一陣呼喊)誰這般喊叫，  
令他得一陣瘟疫！它比這天地的聲響與我們的工作聲還要響亮。

(薩柏斯舉，安多尼歐與岡察婁又上)

又回來了？你們來這裏幹什麼？我們可是要成心等死！你們成心要沉？

薩 你喉嚨上長疔的！你這樣號叫，口出不遜的不知恩義的狗！

暴風雨

五

頭目 那麼你來做吧。

安 吊殺你，惡狗，吊殺你！你這娼婦的兒子，無禮的亂吵的人，我們沒有你那樣怕死。

頭目 我敢担保他不會淹死，雖然這船還不如一個果殼堅實，滿身是孔。有如一個不忠實的女人。

頭目 頂着風走，頂着風走，把前帆也扯起來，快往旁邊駛，快離開這陸地。

（水手們上遍身水濕）

水手們 全完了！去禱告吧，去禱告吧！全都完了！

（水手們下）

頭目 怎麼？我們必得死了嗎？

岡 國王與王子都在禱告了！我們也去加入他們。我們的情形正與他們相同。

薩 我簡直不耐煩了。



安 我們的性命完全是上了醉鬼的當，

這一個張大嘴的流氓；——但願你淹死了躺在水裏。

受十次浪潮的沖洗！

岡 但是，他還是得上斷頭台；

雖然每一滴海水都拚命的張開

巨大的海口要吞噬他不令他上斷頭台，（台後有一陣嘈雜的聲音賊——）「可憐我們吧！

——」——「我們的船破了！」「再會吧；我的愛妻與我的兒！——」——「再會啊，弟兄！——」

「我們的船碎了，船破了，船破了！」

安 我們都與國王同沈吧。（下）

薩 我們去向他告別

（下）

岡 我現在寧願以千里的海洋掉換一畝荒地；即使是一小條狹長的地方，全是乾枯的荆棘都可以，無論什麼我都願意，但願以上的願望能實現，我就是喜歡死在乾地

上兩。

暴  
風  
雨

(下)

八

第二景 島上，在波勞斯排羅的山洞前。

（波勞斯排羅與米蘭達上）

米 我最親愛的父親，如果你用的法術，把這

不羈的海水，變成了一片怒吼，請令它平息吧；

那蒼天好像是要潑下了惡臭的黑漆，

而那海水却高漲到了天庭的面頰

似要把它的電火掩滅， 啊！當我看見了受苦的人類。

我也就似與他們在一起受苦！這一隻勇敢的船。——

在它的甲板上無疑的有許多可愛的生命，——

全要攪成粉碎！ 啊！那呼聲一直打到了。

我的心坎！可憐的人哪！他們完了。

暴風雨

但是倘若我是一位有力的神仙，我定要  
在這大海還沒有吞沒這隻船  
及其中的旅客之前  
使海水沈到陸地的下面去。

波

你要鎮靜；

不要再事驚惶；告訴你那可憐的心腸說  
這個全沒有妨害。

米

啊，真是悲慘！

波

沒有妨害。

我做的一切事全是爲了你，

（爲了你，我最親愛的！你，我的女兒！）你還  
不知道你究竟是誰，你也不知道

我是從哪兒來的；你更不知道，我並不是  
這樣的一個波勞斯排羅，可憐的山洞的主人！  
你的平凡的父親。

米

在我的思想裏

從來沒有摻雜過欲知更多的念頭。

波

現在是時候

了

我要告訴你更多，把你的手遞給我。

替我把這法衣脫掉——這樣；

(放下他的外套)

我的法術你憩在那兒——。擦乾眼睛，安心勿燥。

那一幅悽慘的沈船景像

暴風雨

感動了你慈悲的心靈的深處，但是  
我在作法的時候就已經準備了，  
你現在雖聽見他們呼號，看見那船下沉，  
我却已然佈置妥當不許有一個生靈——  
唉，即使是一根毫毛的損傷都不許  
這船上的任何一個生靈遭受。  
你現在必得多知道一些了。

米

你常常

打弄告訴我，我是誰；但是你總欲言又止  
把我留給一個無益的疑問；  
結尾總是說，等等，還沒有。——

波

這時候現在來了；

現在我就要令你靜聽，

注意靜聽。你可能記得

我們到這山洞來以前的時候嗎？

我想你不能，因為那時你還

不過三歲

米

先生，我當然能記得

波 記得什麼？別的房子，還是人？

無論有什麼印象請都告訴我，

米

似很遙遠了：

我所記憶的不似真實，竟似

一場迷夢，我是否曾有過

四五个婦人侍候着我？

暴 風 雨

波 是的，並且還要多些，米蘭達，但是

這事怎會停留在你的心底？在那暗蒼蒼的過去與時間的深淵裏，你還看見過什麼別的嗎？

如果你還能記得你來到這裏以前的情形

那麼你也許還能記得你是怎樣到這兒來的。

米

這

個我不記得了。

波 十二年前，米蘭達，十二年前，

你的父親乃是米蘭的大公，

一位有威有勢的王子。

米

先生，你不是我的父親嗎？

波 你的母親純是一片德行。



她說——你是我個女兒；而你的父親

便是米蘭的大公；他惟一的嗣君。

便是這位公主；不是這般高貴的身份。

米

啊，天哪！

我們受了什麼災難才離開那裏；

還是需要離開了才有福氣呢？

波

都有些。都有些。我的孩

子

不如你所說我們遭了災難才離開那裏；

但是我們能來到這裏却是福氣，

米

啊，我的心血都

哭出來了，

暴風雨

我當時給你多少苦腦，我竟一些都不記得了！請你說下去，

波 我的兄弟，你的叔叔，他的名字叫安多尼歐。——我請你靜聽我說，——這一個兄弟竟會如此好惡！——在這世上除了你而外，

我愛他最切；我把我的國家的大權全託付給他。因為在當時

一切王公大人之中。

波 勞斯排羅乃是首腦，他的尊嚴

四方聞名，學術的造詣

更無人能與他抗衡；這些既是我的癖好，

我就把政事完全託付給我的兄弟，

因為我的志趣漸移，耽溺於法術，

我就漸漸與國家生疏。

而你虛偽的叔叔——你注意聽嗎？

米

是的，大人，我非常注意。

波 他既於一朝精悉吏事，知道如何批准，

知道如何罷黜，知道何等人物可以擢升，

何等僭越倖進之士應當革除，於是他就

把我的人員一律裁撤，把他們換了

或是重新委過，他既於一朝之間把握住了

任人與任事的全權，他就致力於

擊斃他自己所最歡喜的事；他乃是一根背籐

把我這危然的老幹層層掩起

把它的青汁吮吸盡了。——你不注意；

我求你靜聽我說。

啊，大人，我正靜聽呢。

米

波 我就這般淡忘了世上的名利，過着

孤獨的生活，專心求我心靈上的激盪，

這種生活如果不是太孤僻，實在可以

超出一切的價值，但在我詭詐的兄弟的心裏却喚起了一種劣性；我的信任但一位慈  
祥的長親，

誰知竟遺傳給他一付狡詐，

這刻毒的深厚竟不亞於

我對於他的信任，我的信任真正是，

沒有止境，沒有邊際。他既然如此養尊處優，

他不祇享受了我每年的稅收，並且

他不過享受了我每年的利息，並且  
還利用我權力榨取一切，——他就如同

一個時常撒謊的人

終於相信了他自己的謊語，

使他成爲自己記憶的罪人。——他就真個相信。

他乃是公爵；因爲攝政長久，

他就利用了一切的特權，居然自以爲

是國家的首腦。——因此他的野心

就逐漸增長——你聽了嗎？

米

大人啊！你的故事都治

癒了雙子。

波 在他所攝理的這個角色與他的本人之間，

究竟垂着一層簾幕，他必需做

無上的米蘭君，我呢，可憐人！——我的藏書室

已足夠大的國土，他以爲我不再能

做人間的君主，於是他就與

諸波城的國君聯盟（他如此急於掌權），

應允向他每年納貢，向他臣服；

得他公爵的小冠投在他的王冕之下，

使這從來沒有稱臣過的國土，（哀哉，可憐的米蘭）！受那最可鄙的恥辱。

米

啊，天啊！

波 你看他的條件與這結果，你告訴我

這是不是個兄弟。

米

我都得犯罪，

如果我想我的祖母會做不名譽的事

可是她的好肚子裏竟生出這樣一個壞兒子來，

波

現在你看這

條件。

那諾波城君既是我

頑強的仇敵，他就聽從了我兄弟的請求；

那約定中說他要報答這一份

貢禮，我不知道有多少金幣，

他就立刻將我與我的一切

驅逐出國境；將美麗的莫蘭用一切的大典，

賜予給我的兄弟，因此

他們就召集起來一隊叛逆的大軍，

在某一個深夜安多尼歐打開了

米蘭的城門；在死寂的黑暗中

那些奸賊們把我你同驅逐出城垣，

那時你正哭泣個不停。

米

啊呀，天可憐！

我不記得當時我怎樣哭啼，

我但願再哭一次，這一句話

都暗示我的兩眼再爲他洒淚。

波

再往下聽，

現在我們就可以講到我們現在

情形；如果沒有這個

這一段故事將完全沒有來歷。

米

爲什麼他們當時



不殺了你們？

波

這話問得好，少女；

我的故事的確引起這個疑問。親愛的，他們不敢；

（我的人民那般愛我），他們不敢，

在這一段故事上滴一點汚血；他們祇是用美麗的顏色，遮上他們那骯髒的目的，他們把我們都放在一隻船上；

帶出海去許多埋；他們在那裏預備下了

一隻一船的爛屍骨，沒有繩索，

也沒有船具，沒有蓬帆，也沒有槳橈；即使是老鼠都本能的離開了那隻船，而他們把我們放在那裏，

令我們向在吼的海浪呼喊，向羣風長嘆，

暴風雨

風浪都看着我們動憐，報給我們嘆息，  
但是它的同情却反而帶來了苦難。

米

啊呀！我當時

對你多麻煩！

波

啊，你乃是一個

小天使，保住了我的性命！當我在那種  
遭遇之下悲呻；向海上彈洒滾圓的鹹淚，  
你却向我微笑，似滲和着一種自天而來的  
大力，在我的心底喚醒了一道  
潛伏的慾望，我一定要承受  
無論甚麼即來的苦痛。

米

我們怎樣到岸上來的？

波 是慈悲的上天之保佑，

有一位高尚的諾波城人岡察裏，

純出善心（當時他們派他主持這一切

陰謀）他給我們放一些

食糧，又放一些淡水；還有

許多衣裳，麻布，用具及必需的物品，

這些在以後都裨益我許多；並且

他知道我愛書籍，承他的善意，又自我的書齋裏取出許多來給我，這些卷書籍

我看得比王國還要貴重。

米

但願

我還能看見那人！

波

現在我該站起來了——（披上法

暴風雨

衣)

你靜靜的坐着，聽我講我們海上的痛苦的結果。

我們最後來到了這海島；我這教師就在這裏

給了你比一般的公主所能獲得的

更多學識，因為她們耗費在虛榮裏的

時間太多，而又沒有這般盡心的教師。

＊ 上天都感謝你這個！現在我請問，先生

(因為這事仍然在我的心中悸動) 你爲什麼要掀起這一陣風浪？

波

既然你已經知道這許多。——

現在機會碰得巧，

那慈悲的運命之女神把我的敵人

引到這海岸的近處來了就憑着先知的能力

我知道我的好運全靠着這一顆

最明亮的星；如果我現在

把它放過了，不去訴請它的力量

我的命運自此以後都將衰頹——現在暫停止疑問吧。

你有心睡了；這是好的

請令睡眠襲來……我知道你已支持不住。

（米蘭達入睡）

走過來！我的僕人，來呀，我準備好了；

走過來，愛里兒，來。

（愛里兒上）

愛 贊美啊！偉大的主人！莊嚴的先生，贊美啊，我來了。

我特來聽候你的差遣；無論是高飛，

暴 風 雨

是潛水，是投身在火裏，抑騰身在  
捲絮般的層雲上，愛里兒與他的一切，  
都爲你的吩咐奔走。

波

飄忽的精靈，你可曾

照我所吩咐的那樣興風鼓浪？

愛

全都美滿

我聞上國王的大船；化成一團火，有時燒船頭，  
有時燒船腰，有時燒船板，在每一個處是  
我都放送恐怖，有時我分散開，

到各處去燃燒，在頂桅上，

在帆桁上，在船首的斜帆上，我都清清楚楚的放

火，

然後再合攏在一起，那可怖的

雷鳴的先鋒，絢美的電火，都比不上我的

更爲短促，更爲迅忽，那火焰，

那流礮一般的爆炸，使得最有力的大海，

都像似屈服，他大膽的海浪都抖戰，

噫！他那駭人的三義之浪戟，都顛慄不定

波

我勇敢

的精靈！

有誰人能這般堅決，這般鎮定，不令這一度顛盪，搖撼了他的理智？

愛

沒有一個人，

不感受一陣瘋狂似的慌張，不玩一着，

拚命的把戲，一切人除了水手而外；

都投身在鹹溼的鹽水裏，離開了大船

那時船身上全是我火。王太子非狄南

頭髮直豎（這時活似葦草，已不是頭髮），

他第一個往下跳；喊道：「地獄傾國來了，

所有的魔鬼都在這兒——！！

啊！這才是我的精靈！

波

但是這不是在岸的近處嗎？

就在近處，我的主子。

愛

但是愛里兒，他們都不安嗎？

一根頭髮也沒有損傷，

在他們隨身的衣裳上，都沒有了一塊沾污，

他們比以前還要健壯，並且如你所吩咐的那樣，



我把他們一夥一夥的拆散，在入這島上的四周！

至於那王太子，我把他獨自引到岸上來丁；

我現在把他拋在那裏，獨自向冷風長嘆，

在島上一個人跡罕到的山坳裏坐着，

兩臂憂鬱的交抱，

波

你再說把國王的船與

那些水手如何處置了，

還有其餘的船隻？

變

國王的船

平安的泊在港裏；她匿身在那一個深密的港灣，

你有一次在夜半裏把我喚醒，命我

去取來風濤永不停憩的百慕達海上之露珠的地方，

暴風雨

水手們都蜷臥在爐口裏面；我用一種  
聯屬於他們勞累的魔術，把他們催眠，  
至於其餘的船隻，我都已把它們  
驅散，而現在又都已聚攏來了；  
浮行在地中海上，  
向着諾波城悲傷的歸航，它們  
伴以爲看見國君的大船沈了，  
這偉大的人物已經死亡。

波

愛里兒，你的職責

都做得恰到好處；但是還有些工作：

現在天光是什麼時候了？

愛

已過中午、

波 至少該有兩點鐘了，從現在到六點鐘，

這時若我們都得寶貴的把它利用，

愛 還有工作嗎？ 既然你要給我苦工去做，

且讓我先提醒你，你會答應過我什麼，

而還不會履行？

波 這是怎麼回事？發脾氣嗎？

你要求什麼呢？

愛 我的自由

波 在約定的時限之前嗎？ 不許再說！

愛 我請你

記住，我已經爲你做了許多可貴的工作；

既不向你撒謊，亦沒有犯過過錯，我服侍你

既不抱怨，亦不亂言。你親口答應我，  
減少我一年的期限。

你可還記得，

波

我將你從一個什麼樣的苦刑中釋放出來？

愛

沒有

忘記，

波

你忘了。你認為在大海的鹽灘上行走，

冒着凜冽的北風奔跑；

或在地球的嚴霜重重的經緯上，

爲我服務，就是異常痛苦的工作了，

愛

我沒有，先生

波

你撒謊，你這野性不馴的東西！誰你可忘了，

那毒辣的女巫，塞可拉克司，她，因了年紀與嫉妬，身子轉成了一個圓籠，你可忘了她？

愛 沒有，先生。

波

你全忘了她生在哪裏？說呀，你告訴

我。

愛 先生，她生在河吉爾

波

啊，她是如此的嗎？我必

得

把你所忘了的事，個月告訴一你一回，

令你知道你從前是個什麼，這個永受天譴的女巫，塞可拉克司。

因為作惡多端，因為她那令人聽了

都立刻變色的妖術，被人們把她從阿吉爾

驅逐出來，這個你知道，但是因爲一件事他們不肯要她的性命，這不是事實嗎？

愛  
是的，先生。

波 這一個兩眼發綠的妖婆，那時正懷着身孕

船上的水手們就把她拋在這裏，而你呢，

你現在是我的奴隸，那時却供着她的驅使，

但是你這個妖精太纖細，太脆弱，

幹不了她那卑鄙與乖謬的使命，有一次

你拒絕她的指使，而她藉助她那

大力的法術，於不可緩和的憤怒中，

把你囚禁在一株劈裂了的松樹當中，

你被囚禁在這樹籠裏，痛苦的

換過了十二年，而在這個期間內，

她死了，把你扔在那裏，你從那裏所發出來的呻吟，

與風磨輪的拍打一般急驟，當時這海島

除了她在這裏生的那個兒子以外——

一個滿身斑疤的小動物——便沒有

一個人類，

愛 是的；她的兒子叫加立般

波 蠢東西，我說；這個加立般

我現在用他做我的奴才，你最知道

我來時你正在受着什麼苦役，你的呻吟

都能使豺狼哀嗥，都能刺透那

暴怒永不息的黑熊的胸膛，這種折磨

原本祇該加在永却之人的身上，而塞可拉克司  
並無方法解除這種苦役，乃是我到來之後，  
聽見你的痛楚才惘然心動，施我的法術  
劈開那蒼松放你出來。

愛

我感你的恩，主人

波

如果你再嗷嗷個不休，我便要再尋一棵橡樹，  
把你釘在它那佝僂的枝柯裏，讓你  
再嗚叫十二度春。

愛

恕罪吧，主人：

我決心服從你的命令，  
去敏捷的盡我的職責。

波

好的在兩天以後，



我就任你自去了。

愛

真是我高貴的主人！

你要我幹什麼？說，要我幹什麼？

波 去，把你自己變成一個海中的仙女；

除了我而外，不許令別人看見；

對於一切人的眼都是隱而不現。 去，變成這樣

再回來：走吧，趕快。

（愛里兒下）

醒來，親愛的女兒醒來！你睡得不少了！

醒來！

米 你故事的奇異，使

沉睡落在我的身上了。

暴 風 雨

波 把它擺脫；隨我來；

我們去看加立般那個奴才；他從來不給我們一聲好回答。

米 他是個賤人；先生。

我不喜歡見他。

波 但是雖如此，

我們可不能沒有他：他可以爲我們生火

替我們取來木材；並且去做種種

於我們有利的事。什麼：喂，奴才！加立般！

你這辦士，你說話。

加 (在幕後)裏面有許多木頭。

波 出來，我說還有一件事令你作，

走出來，你這烏龜！什麼時候才出來？

（愛里兒上，裝束如海中之仙女）

好裝扮！服裝整麗的愛里兒，

你過來俯耳靜聽，

愛

我的大人，小人尊命。

（下）

波

你這惡毒的奴才，是魔鬼令你萬惡的  
老婆子懷孕，才生出你這樣的奴才！

（加立般上）

加

願我的親娘，用烏鴉的黑羽自惡厲的  
池沼裏沾起最毒惡的露漿，

滴在你們的身上！令一陣西南風吹在你們身上，毒泡長遍了你們的全身。

暴風雨

四一

波 你當心，你說這個話今晚就讓你抽筋，  
讓你肋骨痛得不能喘氣，妖魔鬼怪  
都將在那廢漠深深的黑夜裏，  
把你萬般的作弄；令你受毒螫的刺痛  
與蜂房一般深重，不，比毒蜂刺得  
還要灼痛。

加 我也該在去吃我的午餐了。

這海島是我的，我母親塞可拉可司遺留給我的，而你強自把它攫去，  
當你初來時，  
你用手摩撫我，很看重我；你給我，  
果子水喝；教給我如何

稱道那晝夜，白天掛着永不熄的大光亮  
夜裏掛着小些的，於是我就愛了你，

把這島上所有的好處全都告訴了你，  
清鮮的泉水，鹹的積水池，不毛之地與財富之區，  
我這般做，真該詛咒啊！——願塞可拉克司的  
一切妖法，癩蛤蟆黑甲蟲，與臭蝙蝠，都落在你的頭上！  
因為我本來是自己的君王，而現在變成了  
你的奴隸；而你又把我像豬一般的  
牢閉在堅硬的大石裏，使我不得親近  
這島上其餘的地方，

波

你這謊言無邊的奴隸，

祇有鞭撻才能感動你，仁愛簡直無力，你雖然卑污骯髒，  
我都用仁慈的好心看待你，使你住在我  
我自己的洞穴裏，而你却打算沾污

暴風雨

四三

我孩子的清白。

加 啊哈！啊哈！——我却怨它沒有成功！

是你阻礙了我們的好事。否則這島上早就  
有了小加立般。

波 可惡的奴才，

什麼種子的善良都不能感動你，

你祇容納萬種的惡性！是我可憐你，

才辛辛苦苦的教你言語，隨時隨地

都教你學一兩件事，野人哪，當時你不知道

自己的心思，祇管呼呀的亂叫，

似最野蠻的禽獸，是我賜給你語言的能力，

令你表示出你的目的，但是你這劣等的民族，

雖然你也學習了，可是善行永遠不能出生，  
它永遠不能與你同在，所以你罪該該得，  
才被監禁在這裏，其實你的罪

還該不祇坐在監牢裏。

加 你教我言語，我所得的好處

就是我知道如何咒罵；令赤疫把你結果了性命，  
爲了你教給我你的言語！

波

你這醜婆子生的雜種，滾開！

去給我們拿木材來；快去，你還有

別的事要做。你敢縮肩，包藏惡意？

如果你敢疏忽，或者不情願去做

我命令你做的事，我立刻就令你抽筋又剝皮，

令你的骨頭全成着串兒痛；令你的亂叫  
野獸們聽了都滿身發抖。

加

不要，我求你！——

我必得聽從，他的法術有那麼大的力量，（自語）  
它都能控制，我母親的上帝，西台包司，  
令他做他的僕役。

波

這樣去做，奴才快滾！

（加立殿下）

（愛里兒又上隱形不見，載喜載歌，非狄南後隨）

愛里兒歌

你們到這黃色的沙岸上來，

把你們的手兒牽起；



當你行完了禮，再吻它，

(滔天的波浪就一起靜了)。

再在沙灘上輕輕的跳，

親愛的精靈啊，唱起你們的短歌曲。

聽哪，聽哪！

(幕後合唱，四下散漫的應。汪、汪、)

守夜的狗叫

(幕後合唱，四下散漫的應。汪、汪、)

聽哪，聽哪！我聽見了

高視闊步的雄雞正在長鳴，

咕咕咕，——咕咕咕。

非  
這歌聲在哪裏？在天上，抑在地上？

暴  
風  
雨

聽不見它了：——這一定是爲了時候

這島上的某一位神仙。我正坐在岸上

又在哀哭我那沉船中死了的父王，

這一道歌聲在水上在我的身邊飄盪

它那美妙的聲音既減少了我的悲傷，

又緩和了海水的猖狂：我就隨了它來

或事既是它把我引來的！——但是它又忽然沒了，不對，它又開始唱了。

（愛里兒唱），

你的父王偃臥在五噶之深處；

他的白骨變成了珊瑚，

他的眼珠變成了珍珠，

他的屍身倒不會銷毀，

祇不過遭受了一度海裏的變化，  
變成了海底的奇珍。

海中的女仙每時每刻撞他的葬鐘。

(疊句，釘鐘。)

聽哪，現在我聽見了，——釘鐘，鐘啊。

非 這歌裏說的乃是我淹死的父親：——

這絕不是凡人能做的事，這也絕不是

人間的音響：——我現在聽它好像是在天上。

波 把你睫毛深垂的雙眼向前盼望，

你說你在那邊看見了什麼？

米 那是什麼？一個仙人？

大人哪，你看他這樣子！相信我，老爺，

他的身材真英武，——他定是個仙人，

波 不是，小姑娘；他也吃飯，睡覺與我們一樣，

有各種的官覺，你看見了這個英俊的少年，

本來就在那隻破船裏；如果他現在

不沾染愁苦——這乃是美麗的丹毒，——

你真可以說他是一個美貌的少年；他現在失去了同伴，

正在到處尋覓他們。

米 我都可以稱他

爲一種神聖的靈物；因爲我從不曾見過

任何一件自然的創造有這般英姿，

波 來了（自語），

不與我的心思一樣，——精靈啊，好個精靈！

在這兩天之內我就放了你。

啊，無疑的，那妙樂

一定是隨侍着這位女神的！——請恩准啊！我的天神，

我可否知道你住在這島上的哪一片仙境，

請您給我一些善意的指示，

我怎樣才能在這裏生存下去：我最大的要求

這話我留在最後說，就是啊，是造化的瑰奇！

你是不是是一位普通的少女？

不必訝異，先生。

我當然是一個普通的少女。

我們家鄉的語言！天哪！

我是說這種話的人中的最高貴的人物

我但願現在是在我的故土。

波

怎麼，最高貴的人物？如果諾波城之王聽見了這話，你算是什

麼？

非

我現在既已是孤苦伶仃的人了，又聽見你

說到諾波城，多麼驚奇啊：他聽見我呢；

因為如此所以我才哀哭；我就是諾波城君，

我親眼看見我的父王沉在水裏，自彼時以後

我眼眶中的淚潮就沒有退過，

米

啊呀，真可憐！

非

是的還有他全體的大臣，米蘭的公爵，

與他勇敢的兒子也在其中，

波

米蘭的大公與

做更勇敢的女兒却敢欺侮你，

祇須此時適於如此做：——他們一見

便已經互相傾慕——好殷勤的愛里兒，

祇爲了這個我便要給你自由！——我有一句話，先生，

我怕你有些虧你自己的良心，我有一句話要說，

米  
我的父親說話爲何如此冒昧！——這乃是

我平生所看見的第三個人；而却是

我爲他太息的第一個，「憐憫」哪，請你感動我的父親，

令他與我同樣看待他！

非  
啊，如果你是一位處女

而你的愛情還未有專屬，我就要請你

做諾波城的王后，

波

且慢，先生；我還有一句話，——

他們現在都有些不能自主，但是這件事過於順利，

我得令它稍起波浪，否則太容易的獲得

(自語)

亦將令他輕視那獲得的結果。——還有一句話，我嚴厲的質問你，  
你得回答我！你一定是跑到這裏來冒充名義。

希圖欺騙：你定是跑到這裏來，

在這島上做好細，打算把它從我這島主的手裏擺去。

非

你錯了，我是個光明磊落的人

米

在這般峨峨的廟堂裏，不會有好惡，

萬惡的精靈不會有這般美好的殿宇，



波  
善良的天性，一定會與之爭奪這個居處。

隨我來。——（對非狄甫）

你不要替他說情；他是個奸細。——來

我要把你的頭頸與雙足鍊格在一起；

令你飲海水，令你的食物祇有

淡水溪流裏的貝介，腐根，與櫛子的搖籃，——

它的外皮；隨我來。

非

不聽；

我得拒絕這樣的款待，除非

我的敵人更大的力量。

（他，拔刀但被法術控住）

啊，父親！

米

暴風雨

你不要對他太嚴厲。因為他實在是溫和，並不可怕。

什麼？我說，

孩子你倒教訓起我來了！  
放起你的刀來，好細；你祇是裝做神氣你不敢動手，你的良心

完全為內疚所盤踞：來拋棄你的自衛；

我能站在這裏用這根木杖解除你的武裝，  
令你的鋼刀落地，

求求你，父親

米 波 走開，不要牽拉我的衣襟。

先生，可憐吧！

我為他担保

波

住聲！你再說一個字，

如果我不恨你，我也要罵你了，什麼！

替一個好細辯護嗎？住聲！

你祇見過他同加立般；你就以為

再沒有像他這樣的人了嗎？可憐的優姑娘！

對於一大半的人類他也祇不過是個加立般罷了。

他們比起他來好像是天使一般模樣。

米

那麼我愛情的慾望

就算是最低的吧；我沒有野心

再見一個更好的人

波

過來；不許反抗，（向非狄南）

你的肌肉又回到了無知的童年，

它們完全沒有了力量。

非

倒也是：

我竟與在夢一般，我的精神全不得舒展。

我父親死亡，我所覺得的疲倦

我一切朋友的沉沒，以及我向他屈服的

這位老人的憫嚇，對於我竟都似一遭輕光，

我但願每天能走出我的囚牢一次，

看見這位姑娘；那麼世界上其他的萬千地方

都令「自由」去自由的享用吧；在這樣的囚牢裏

我已經有了够大的天地。

波

成了：——來——

你做得很好，愛里兒——隨我來。——（向非狄南與米蘭達）

聽好！你還要替我做些別的工作。（向愛里兒）

米

不要焦心，先生；

我父親的性情比他說話的神氣，

要好得許多，剛才他那樣子

不是他平常的行徑。

波

你將與山風

一般的飄忽適意；但是現在且按我的吩咐

一件件做來，不得乖誤。

愛

一點也不能錯

波

來，隨我來，不許你替他說情。

（全下）

暴風雨

六〇

第一景——島上的另一個地方

(亞隆梭，薩柏斯馨，安多尼歐，岡察婁，阿德利安，法耶西斯考，與其餘人同上)

岡 請你愉快，大大，不要焦憂：你有理由應該

(我們大家也都有) 歡喜；因為我們逃了命

實在已經遠超過我們的損失；我們的憂愁

其實也很平常；無論在挪日裏，水手的妻女，

商船的主人與商人都要

經受我們這樣的痛苦；但是這種奇蹟，

我的意思是說我們的性命還能保存，幾百萬人中也不過祇有幾個，好大人請寬心，

暴風雨

把我們的幸運來權衡我們的災難。

亞

請你不要說了。

薩 他接納安慰如同喝冷粥一般。

安 可是來慰問的人也不肯這樣罷休。

薩 你看，他正在擰緊他思索的時計

等一回就要敲了。

岡 大人，——

薩 噓。——一點鐘了。——說吧

岡 若是無論什麼愁苦來了，就都不拒絕，

那麼這個人就要有——

薩 一片白銀，

岡 實在的是一陣悲咽；



你說的比你本意還要老實。

薩 我以為你還笨些，不想你却猜得聰明。

岡 所以我的主，——

安 討厭，他多麼浪費唇舌！

亞 我請你節省點吧。

岡 是的，我就如此；可是——

薩 他又要說了，

安 你猜他同阿德利安兩人誰先開口？咱們打賭，

薩 那隻老公雞，

安 我說是那隻小公雞。

薩 好吧，賭注呢？

安 大笑一聲，

暴·風·雨

薩 好吧，就算成交，

阿 雖然這海島看起來似乎荒涼——

薩 哈哈，哈哈！

安 這就算你付清了，

阿 不能居人，差不多人跡不到。

薩 但是——

阿 但是——

安 他忘不了這個，

阿 它一定有晴朗，溫和而嬌嫩的天氣，

安 天氣乃是個嬌嫩的少女，

薩 唉，還得晴朗呢，他這話說得真有學問。

阿 這裏的空氣吹在我們身上實在快意。

薩 好像它也有肺似的，可惜是爛的，

安 或者好像是臭水潭，把它薰香的，

岡 如此說來這裏的萬物都與生命有益。

安 是的，祇是沒有方法生活，

薩 關於生活的方法可完全沒有，或者說是少有，

岡 你看這些草多麼茂盛。多麼肥大！又多麼青青！

安 實在這地方全是黃的。

薩 當中有一小片綠。

安 他總差不多。

薩 是的，他就是把對的弄錯了，

岡 但是最可驚異之點乃是——這實在幾乎令人不能相信——

薩 許多經人證明的珍奇都是如此。

岡 我們的衣裳既已浸泡在海水裏，而現在却仍舊保有舊日的新鮮與光澤；看起來絕不像鹽水浸過的，竟像是新洗染的一般。

安 祇要他的口袋有一個能說話，豈不要大嚷道他撒謊嗎？

薩 唉！是啊，否則便要心內疚慚的把他的話藏起來了。

岡 我以為現在我們的衣裳，竟與我們在亞非利加，參與主上美麗的女兒克拉利拜耳與突尼士的國王結婚的那天第一次穿上時一般鮮艷。

薩 那真是個美滿的婚姻，我們都飽戴着歸來。

阿 突尼士向來都不曾有過這樣一個燦爛的美人兒做他們的皇后。

岡 自從寡婦狄多以來就不曾有過，

安 寡婦？誰說這話，誰就出天花！這寡婦是從哪兒引出來的？寡婦狄多！

薩 他若再說伊涅斯是鰥夫，你又能把他怎樣？好個大人，你能怎樣？

阿 寡婦狄多，你說？你這話令我想了一下，她是在迦太基，不是突尼斯。

阿 先生，這個突尼斯便是迦太基。

阿 是迦太基？

阿 正是，就是迦太基。

安 他的話比那神奇的琴還有力。

薩 他還建過房子，築過牆呢。

安 他下次還要做什麼不可能的事呢？

薩 我想他要把這荒島揣在口袋裏，帶回家去像一個蘋果似的給他的兒子玩。

安 然後就把那種子拋在海裏，生出許多小島來。

阿 啊？

安 怎麼，正是時候。

阿 王上，我們大家正在談論我們的衣裳，現在看起來竟與我們在突尼斯時參與你女兒結婚的時候一般鮮明，她現在作了皇后。

安 是那個地方自古以來最美的人。

薩 請你不要再提寡婦狄多。

安 啊，寡婦狄多，唉，寡婦狄多。

岡 王上你看，我的短衣不是與我第一天穿上時一般新鮮嗎？我是說根據某一方面來說。

安 哪方面，倒要想個大半天。

岡 和我在你女兒出嫁的時候，穿的不是同樣嗎？

亞 你不管我聽覺的胃口如何，就強把

這些話塞進我的雙耳，我但願不會

把我的女兒嫁到那裏！祇因為從那裏歸來

又損失了我的愛子；在這方面我也失掉了她，

她這般遙遠的離開了意大利的本土，

我今生再也不能見她。啊！我的兒子，

波城與米爾之水壩者，是什麼怪魚

把你吞噬！

法

大人，他也許還活着

我看見他排濤推浪，騰身在

波濤的上面；他踏着狂流，

把它們的敵愾拋在兩傍，他挺胸衝進

那撲來的漲滿的巨浪，使他勇猛的頭顱

高伸在激盪的怒濤之上，他揮動他，

有力的膀臂似木槳一雙直奔岸上，

我看見那被波濤磨光了的海岸

似在曲身向他迂迎；我不疑惑

他定已逃生到了岸上。

暴風雨

不，不，他無望了。

亞 薩

大人，你應該把這巨大的損失；歸咎於你自己，你偏不肯使你的愛女嫁在我們歐洲的大陸上，而寧願把她送給一個非洲人；至少你也不見她了，等於將她放逐，祇這個你就很有理由使你的眼圈潮潤了。

亞

請你，不要再說了。

薩

那時人人向你下跪，我們大家都苦苦的請你改變意志；她自己那美麗的人兒也在不情願與服從之間躊躇，不知道該

趨向天秤的哪一邊。我們損失了你的兒子，

我恐怕是永遠的了；而米蘭與諾波爾城

却因了這一椿事而有了更多的寡婦，

這非我們將來帶還的男人所能慰藉的，



這都是你弄的錯。

安 是的，最重要的損失就是這個。

我的大人，薩柏斯魯先生，

你說的這話有點兒缺欠禮貌。

並且時候也不大恰當，你本應該

貼上一塊膏藥，而你却把傷口亂揉個不住。

很好。

安 他倒很像個江湖郎中，

岡 主上啊，你愁眉不展的時候，

對於我們衆人就是陰晦的天氣了。

天氣陰晦？

非常陰晦。

岡 我的大人，倘若我在這島上有塊良田，——  
安 他就要種下刺人的草子。

否則便是酸模或是錦葵。

岡 倘若我是這裏的王，你知道我便怎樣做？

薩 因為沒有酒，可以不致於喝醉。

岡 在這一共和國裏，我要與衆不同的實行

許多事：因為我決不許有任何種貿易；

我也不立官長的名目；我不許人民知道

文字；也不許有貧富的懸殊；沒有契約

沒有承繼；土地耕種與果園的界限一概沒有；

也不用五金，糧食，酒與油；

沒有職業；一切人都閑散，都悠遊自在；

人也就的；祇有天與純潔；

沒有皇上：——

可是他却要做那裏的國王。

薩

他共和國的結尾便把開場忘淨了。

安

萬物都聽其自然滋長，

岡

不需汗水，亦不需要勞力；陰謀，重罪

矛劍，刀，槍，以及任何種機器的應用

我都拒絕，祇要自然順其天勢

自然生長，一切都豐足，都富裕。

聽我無知的子民自取。

薩 百姓也不結婚嗎。

安 唉，不結婚；全都是懶散的淫婦與姦夫。

隨 先生，我要把它治理得這般完美。

令它超過古時的黃金時代。

薩 上帝保佑這位國王吧。

安 同樂萬歲！

岡 還有——你注意我的話嗎？陛下？

亞 我求你，不要再說了，我對於你說的話毫無興趣。

岡 我相信陛下的話；我所以這樣做，祇是爲了施捨給這些位大人們一些機會，他們的肺葉那般敏感又靈活，專慣於無緣無故的發笑。

安 我們笑的乃是你。

岡 在這種玩笑裏，我哪裏及得上你們，你們笑吧，你們還是無中生有。

安 這句話好像砍了一刀！

薩 還不是平着打下來的。

岡 你們都是元氣飽滿的體面人；如果月亮融在天上，五個星期不變樣子，你們都會把她摘下來。

（愛里兒上，圓形，嚴肅的音樂）

薩 我們就這樣辦，然後到深夜裏捕鳥去。

安 唉，我的好大，不要發怒。

岡 不，我決不肯把我們 忍耐輕易的拋棄，你們肯笑着催我睡嗎？我實在很睏倦了。

安 去睡吧，聽我們笑，

（全入睡，除了亞隆梭，薩柏斯擊與安多尼歌，）

亞 怎麼，這樣快都睡熟了！我但願

我的眼簾也把我的思想遮開；現在

我覺得它們太有睡意了。

薩

我請你先生

不要拒絕它這種昏昏沉沉的獻禮：

在憂愁時候它很難得來的，當它來的時候，

它乃是個大大的慰藉。

安

我們兩人，我的夫人，

來保護你的羸弱，在你休息的時候。

看顧你的安全。

亞

感謝你們的盛意，我非常疲倦。

（亞隆核入睡，愛里兒下）

薩

是多麼奇異的關帝主宰了他們？

安

這是天氣的特徵，

薩

那麼，

它爲什麼不使我們的眼皮下沉呢？

我覺得

我自己一點也沒有睡覺的意思。

安

我也如此；我的精神活潑，

他們一齊躺下，好像是早已同意了一般；

他們倒下身來，好像是被一聲霹靂打倒的。

這時什麼事不能做，高貴的薩柏斯擊？——什麼不能做——不必再說，

可是，我覺得在你的臉上，看見了

你的前程，這個偶然的機遇告訴你呢，

我强有力的想像彷彿看見有一頂王冠

落在你的頭上。

薩

什麼，你還醒着嗎？

安

你沒聽見我說話？

薩

是的，我聽見了；但是

暴風雨

這實在是一片曠語；你在夢中

囁嚅的說出來的：你才說的是些什麼話？

你一面張大了眼睛站着，說話，走動，

可是還如此昏迷。

安

高貴的薩柏斯摩，

你令你運命之神睡熟了。——還不如死了吧；

你醒的時候却合着眼。

薩

你清楚的打鼾，

你的鼾聲裏却包藏着意義。

安

我今天不比尋常，

如果你注意，你也該如此；若是如此，

你的幸福可就無限了。



可是我是一片死水。

我可以教他怎樣流。

好吧，可是我天生的

這傳的懶惰，却告訴我要往下沉。

啊，

祇需你知道你應該怎樣扶植這個念頭，

你此時却這般嘲笑它！你應該怎樣剝它的皮，

你反替它彌蓋！沒勇氣的人們，實在是

最易於爲了他們自己的恐懼與懶惰，

向河底下深深的沈。

請你，往下說：

你眼光轉下沉，你的臉色，似在宣佈

暴風雨

暴風雨

你胸裏有一件大事，有一個新主意，  
非常的苦腦你，令你快吐。

這樣先生。

雖然這位記憶衰弱的老頭子——他入土之後  
人們對他的掛念即將與他的記憶

一般衰弱，——却在這裏幾乎說服了國王，

（他一個勸導的精靈，他的職業就是勸導）

說他的兒子還活着，其實說他沒有淹死，

與說他們這些人在這裏睡着是在囚水一樣荒謬。

我不希望

沒有淹死。

啊，就在這不希望之中，

你有多大的希望啊！不希望那條路，在另一方面却是一個絕大的希望，即使是最大的

野心都不能再有所希冀，

因為此外都是模糊不清的境地了，你可能同意，非狄南已經淹死了？

他完了。

那麼請你告訴我

安 薩

諾波城的承繼人該是誰？

克拉利拜耳。

安 薩

於是那做突尼斯皇后的人；就是她那永遠居住在

離開人羣十里之遙的人嗎？她得不到

諾波城的消息，除非等到太陽爲她做信差，

（月亮裏的那人太慢了）。除非等到新生下來的嬰兒

暴 風 雨

八一

都粗刺刺的長滿了鬍鬚，她，爲了她，  
我們都被大海吞了，雖然有幾個又能登岸，  
然而這個却注定了另一件事，  
過去的一切都將因此變成了序曲，未來的  
都在你我的手掌之中。

茵 這是什麼意思？——你爲何這樣說？

是的我的佳女是突尼斯的王后，  
她也該是諾波城的顯君；在這兩地之間  
是有一些路途遙阻。

突

這個遙阻，其中的每一呎海程

都似在呼喊，如何能令那克拉利拜耳

從我們身上回到諾波城？——呆在突尼斯吧，

讓薩柏斯醒來！——他們現在睡着，就等於

已經死了；其實他們那樣比現在這樣

也不不了許多；然後自然有管理諾波城的君王與這位睡着的一樣好，也自然有大臣們，

能一樣開口胡說亂道的與這個

圓桌裏一般；我自己都能變成

一般一樣的多嘴多舌。啊，但願你也與我

有一顆同樣的心！這一場睡眠對於你的

前途有多麼大的好處！你懂了我的意思嗎？

我想我懂了。

安 薩

那麼你的知足的心思打算

怎樣對付你自己的好運呢？

薩

我記得

你曾經排擠過你的哥哥波勞斯排羅？

安

是的，

你着我穿起這一套王者的衣冠多麼相襯，  
比從前還要合適。在當時我哥哥的臣僕，  
都是我的同儕，而他們現在却是我的下屬：

薩

但是，你的良心——

安 唉，若先生；良心是在何處？如果它是塊凍瘡它還會迫使我穿拖鞋，我的心裏沒  
有。

這位神明；在我與米蘭之間雖然有

二十顆良心凍凝在那裏，我也不待它們

苦惱我，便令它們一齊消滅！你的哥哥睡在這裏，

比這一片土地並不美麗，如果他似  
現在這樣，我能用這破服的寶劍，  
祇需三寸鋼鋒，就能令他長眠不起，  
而你呢，這般作就可以使一刻  
變為永久，你來結果這一塊老料，  
謹慎先生，令他不要致於妨害  
我們的工作。其餘的人們  
他們都會知所取捨，如貓之吮乳，  
我們告訴他們說什麼，他們定不敢  
不聽着時家。

我的朋友，你那件事

就是我的模範，我將取得諾波城

如同你得到米蘭那般。拔出刀來，一下子

就應解救你不再呈獻那一批當年的貢禮；

而我作了國王，我將愛你。

一齊拔刀吧，

待我舉起手來，你也舉起。

看準了岡察裏。

啊，但是還有一句話。

(他們在一傍傾談)

(音樂起。 愛里兒上，隱形)

我主人用他的法術測知了他的

朋友們此時遭罹的危難，他打發我前來，——

因爲若不然，他的計劃就完了，——保護他們的性命。



(在鬧樂裏的耳邊唱)

當你們臥在這裏大作軒聲，

明目張膽的逆行

已經邁着大步走來。

如果你們要當心性命，

你們就要擺脫了酣睡，快清醒！

醒來啊！醒來！

我們下手都要迅速。

啊，好天使們，保全主上的性命！

(二人同醒)

怎麼，怎麼，你看，醒來！你們爲什麼拔刀？

你們爲何面目猙獰？

暴風雨

暴風雨

什麼事？

當我們就在這裏，保衛你們安息。

即使到現在，我們還聽得見一陣陣的狂吼，  
似雄牛又似猛獅，不是它把你弄醒的嗎？  
它在我轉耳腔裏震鳴得異常怕人，

我沒聽見

什麼

啊，這麼大的聲音都嚇住怪物的耳朵；

都能地震！這吼聲無疑的定是

獅子一大羣。

你聽見了嗎？問參裏？

憑我的良心，先生！我聽見彷彿有一陣嗡嗡，

並且還是陣奇怪的嗡嗡，它把我弄醒；

我就搖撼你，先生，我就喊了出來，當我的眼睛開時，

我就看見他們拔刀相向：——是的，有一個聲音，

真的，我們最好還是起來自衛；

否者，我們就快離開這個地方，拔出刀來，

亞 領路離開這裏；我們再去搜索

我那可憐的兒子。

阿 但願老天保佑他不落到這些野獸！

因為他一定是在這島上。

亞 走呀。

愛 我自去報告我的主人波勞斯排羅知道。

(自語)

暴風雨

王啊，平安的夫妻你的兒子吧。

(全下)

九〇

第二卷——島上另一個地方

（加立般負着一大堆木柴上，天上不住雷鳴）

加 陽光在一切的沼澤與海灘上蒸起的

毒夜，都降落在波勞斯排羅的身上，令他

一分一吋的皮膚都染上惡瘡！雖然他的小妖們聽着我，

但是我也必得阻咒，不過如果他使他們，

他們就不會咬我嚼我以妖魔的怪樣，

不會把我扔在潭裏，也不會似鬼火

引我在黑暗之中迷領了路途；但是

爲了一些瑣細，他就令他們加給我苦痛，

着臉似可怖的人猿，向我作鬼臉，向我喃喃個不休。

然後又咬我，有時變成刺猯，在我赤足走過的路上翻滾，待我的脚一落地，

它們就變爲鋼針；有時我遍身

都是毒性的傷痕，它們有雙叉的長舌

向我眼際的叫個不停，嚇得我發瘋：——看哪，你看！

（特林古裏士）

這裏又禁不了一個妖精；又來折磨我，

因爲我取木頭太慢了；我且平躺在地上

也許他會不注意我就過去了。

這裏沒有森林，只有小樹，可以讓我避一避風雨，天上又有一陣大風暴醞釀着來了；我聽見它在風聲裏呻吟；那邊那一片黑雲，那一片大的，看起來好像是一個大酒壺就要傾吐出酒來們的，如見它再像以前的那樣轟下了雷鳴，我真不知道到哪

裏去藏起我的頭腦：那一塊烏雲沒有別的出路就是要潑下傾盆的大雨，——  
個什麼？一個人還是條魚？死的還是活的？魚嗎？他的氣味很像魚，很臭，爛爛  
的魚味兒，是一條臭鹹魚，一點也不新鮮，真是一條奇怪的魚！倘若我現在還  
在英格蘭，（從前我會到過那裏），祇要我把這條臭魚的模樣兒畫出來，就不怕沒有  
事傻瓜不掏出一塊銀子來看；在那裏這個怪物就可以替人創下個家當，在那個地方  
什麼希奇古怪的禽獸那可以替人創個家當，他們不肯花一文錢救濟一個爛叫化子，  
可是寧肯花十文錢看一個死印度婆人，這東西也有腿像個人！他的腮鰓也像四肢  
，還熱呢，我瞎天呀！我現在放棄了我的成見，不再堅持了：這不是條魚，這不  
是個島上的人，剛剛被雷擊暈了。（雷鳴）  
啊呀！是風雨又來了，我最好趕快把他的外衣裹去，這裏沒有別的地方可以躲避  
風雨，患難常使不相識的人們成爲朋友啊，我且躲避在這裏，待風雨都過盡。

（司台旁讀上，唱着，手持一酒瓶）

司  
我將不再到海上去，不再到海上去；

我將死在岸上，在這裏——

這一首套歌最好在一个人死的時候唱： 嗚呼，這裏是我的命根子。（飲酒）

船主啊，監工啊，舵手與我，

炮手啊，同他的伙伴，

都愛麥耐，麥格，麥瑞安與麥格麗，

可是我們誰也不理睬凱若：

因為她的舌頭上就像有鈴鐺

對一個水手喊道「去，把你吊上」。

她不愛柏油的香味，也不愛黑漆；

可是水手們要抓她，不管她哪兒癢

到海上去吧，孩子們，把她去吊上，



這也是一首歪歌，但是，這才是我的命根子，（飲酒）

加 不要令我難受啊！

司 什麼事？這兒有鬼嗎？你可是要

用野人向印度安人來開我的玩笑嗎？

哈！海水都沒有淹死我，你這四條腿的東西；因為據說用四條腿走路的人絕不能使他畏懼，現在祇要司台芳諾通用鼻子呼吸，這話就得再說一遍。

加 這妖精折磨我啊！

司 這一定是島上的一個怪物，四條腿；我看起來他大概是得了瘧疾；可是這鬼東西從哪裏學來我們的言語？即使是爲了這個我也該救他一救，假使我能把他治好了，把他養得服服貼貼的把他帶到波諾城去，就可以把他獻給無論那一位穿光皮鞋的皇上。

加 不要折磨我，我求你；

暴風雨

我下次把木頭快點帶回去就是了。

司 他現在又發作了；完全不學說好人的話，祇令他碰一下我的瓶子；如果他生來未飲過酒，他也許就能除却這個病了。如果我能把 he 治好，把他弄得服貼，我就可以小小的討一個身價，誰要買他就要給點錢，多多的錢才行。

加 你還沒有怎樣傷害我，可是現在你要動手了；我知道，因為你抖得厲害；

現在波勞曼排羅的法術在你的身上起作用了。

司 不要胡說亂道：張開你的嘴；這個東西就能叫你說人話了。你這個貓，張開嘴這玩意兒能除掉你的抖戰，我可以告訴你一點不含糊；你說不出來誰是你的朋友；再張開你這道縫。

特 我應該知道這聲音；這定是——但是他已經淹死了；這一定是他的鬼魂，啊，救

我的命！——

四條腿，兩個鼻孔；真是個巧妙無比的怪物！

他面部的這個構造現在來同我攀交情了；他後面的聲音却出口不遜。自己貶價。倘若喝盡我瓶子裏的酒就能治好他的病，我就來幫他試試，來。——阿們！在你的那張嘴裏我也倒點。

司台芳諾

你的那張嘴喚我嗎？天哪！天哪！這個是魔鬼不是什麼怪物；我想快離開他

；我不要與他糾纏不清。

司台芳諾——如果你是司台芳諾，用手摸我一下，同我說句話，我是特林古婁

不要害怕——我是你的好朋友，特林古婁。

如果你是特林古婁你出來；我要拖你這條細腿了；如果這裏有特林古婁的腿，這兩條就一定。你真的就是特林古婁，你怎麼會變成這一個怪物的妻？他能說出特林古婁嗎？

司台芳諾 我以為他是隨雷打暈的呢：——但是你沒被淹死嗎？司台芳諾？我希望你現在不是被淹死的，

暴風雨過去了沒有？ 我把自己藏在這怪物的外衣底下，因為怕風雨來襲擊我，你還活着嗎？

司台芳諾？ 啊，司台芳諾終於有兩個諾波城的人逃命了。

司 請你不要抱着我轉我的胃口可不好。

司 這兩個即使不是神仙，也定是好人，

那是一位勇武的天神，腰中有天上的靈水，

我應當向他下跪。

司 你怎麼逃命的？你怎樣到這裏來？吻一下這瓶子起誓，你怎樣到這裏來的？我

全靠了水手們拋出船外的一種葡萄酒才得逃命，這個瓶子！是我漂到岸上以後親手用樹皮做的。

加 我選這個瓶子宣誓，我決意作你

忠實的子民，因為這飲料決不是人間所有。

司 這裏你也來起誓，你是怎樣逃命的？

特 我泗水到岸上來的，朋友，像鴨子一樣，我起誓我認泗水像鴨子一樣。

司 這裏，吻這個，雖然你泗水似鴨子一般，你天生的模樣可像隻老鵝。

特 啊，司台芳諾，還有這個嗎？

司 一大桶呢，朋友，我的酒窖在海邊的一塊大石頭裏，我的酒就藏在那兒。

喂！怎樣了怪物？你的冷戰怎樣了？

加 你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

司 從月亮裏來的，我告訴你，我從前原是月亮裏的。

加 我會見過你在月亮裏，我崇拜你！

我的女主人會把你指給我看，還有你的狗與那一堆矮樹。

來！向他起誓；吻這個，我現在要把它灌滿了新酒，起誓啊。

特 司 憑這個光天白日，我說他實在是個淺見寡聞的怪物；——我怕它？一個蕙弱無能的怪物；——是亮裏的人！——真是個最可憐的老實的怪物：喝得好，怪物，喝得好，喝得好。

加 我要把這島上的每一吋沃土指給你看；

吻你的腳指；求你做我的神主。

特 憑這明臺，他實在是個最無信行喝醉了怪物，待他的天神睡着了，他就會偷去他的酒瓶子。

加 我願吻你的腳指；立誓作你的子民。

特 司 那麼過來；跪下起誓。

特 這個狗頭怪物，真把我笑死了，這一個最醜陋無比的怪物！我心裏真想打他一頓，——

司 來，吻吧。

特 | 若不是這怪物已經喝醉了：

這一個可厭的怪物！

加 我願指示給你最清徹的流泉；我願爲你摘取漿果，

我願爲你釣魚，爲你欲取許多木材！

願一陣毒疫立刻降在我現在時候的暴君身上，

我再不願爲他折取樹枝，我祇是跟隨你，

你這神法通天的人，

特 真是個最可笑的怪物！把一個可憐的醉鬼當做了神人。

加 我請你讓我引你到山楂子遍地的地方去，

我的長指甲可以爲你抓劍落花生；

指給你椋鳥的巢穴，我教給你

暴 風 雨

如何捕捉靈俐的獼猴；我領你到

叢密的棲實的所在，我有時

亦可以爲你在石上取來小海鳥：你肯與我去嗎？

司 我請你現在引路，不要再說了。——特林古裏，王上與我們這一夥裏的別人都淹

死了，我們就在這兒住下，——喂！（向加立威）拿好我的瓶。夥計特林古裏，我

們等一會再把它灌滿。

加 再會啊，主人：再會啊，再見（醉醺醺的唱）

特 這一個亂嚷亂叫的怪物；這個醉鬼，

加 我再不築壩捕魚了；

也不再砍柴

任他人使喚，

我再不刷木盤，洗碟碗；



般啊，般啊，加——加立般，

有了新主子——得一個新人，

自由啊，美哉！美哉，自由啊，自由，

美哉，自由啊！

司  
啊，好個怪物！在前引路。

(全下)

暴風雨

101

暴  
風  
雨

104

第一景——在波勞斯排羅的山洞前，

（非狄南上，槓一根木頭）

非

有許多運動都是費力的，但是必須要費力

才能顯露它的愉快：有許多卑賤的任務，

偏能得意的做完；一大半的可憐事，

却指向着美好的希望，我這個卑賤的工作

本來對於我既沉重又可厭；但是

我所侍候的小姐，却將已死的賦予了生機，

將我的勞累變成了快樂啊，比較她

頑固的老父，——他簡直是粗野鑄成的，——

風雨

她真是十倍的溫柔，他嚴厲的命令我，  
必得搬幾千塊這樣大的木頭，  
把他們堆起來；我可愛的小姐，  
見我這般辛苦便哭得淚人兒似的，她說  
我這般賤事不該令我這樣的人來做，我忘記工作了，  
這些甜密的思念滋潤着我的疲倦，  
最勞累的，我做來都輕快，

（米蘭邊上，波勞斯排羅亦自遠處上）

啊呀！我求你

米

不要工作這般辛苦；我願天上的閃電，

把我父親命令你搬運的這些木頭都燒盡了！

我求你把它放下，休息一會，這木頭燃燒時

都會爲了你而哭泣。我的父親，  
正在勤勉攻讀；我求你現在休息一會吧；  
在這三小時中他絕不會出來，

啊最親愛的小姐，

須待紅日落山，我方能釋手我所勉強

掙扎着幹的事。

倘若你肯坐下，

我可以先替你搬一些木頭，請你遞給我那個；

我可以把它搬到堆上去，

不能，貴重的天人啊；

我寧願壓碎了我的筋骨，壓折我的後背，

也不能令你，承受這樣的屈辱。

暴風雨

而我在一旁閑散，

米

我能做這工作

與你一樣：並且我做這件事

更爲容易，因爲我是心情願意，

而你却不得不如此，

波

（自語）可憐的人啊！你被縛住了；

你來視他這件事，便足以證明了：

米

你看着像累了。

非 沒有，高貴的小姐；如果你在我的身邊，雖當深夜，

我也覺得是清晨，我全心請求你——

一大半也爲了我可以祈禱裏稱呼你，——

你叫什麼名字？

米

米蘭達——啊，我的父親，

我違背了你，不許我說的嚴命了！

令人崇拜的米蘭達。

非

你實在是崇拜之頂點，你的價值比得上

世上最貴重的事物！我曾見過

許多位貴婦人；有許多次，她們舌花的

妙奏會擒住我的過於殷勤的視聽：

爲了她們的幾種德行，我也曾愛過

幾位女人，可是從來沒有全心全意的

愛戀過一個，她們每一個都有

一些微疵與她的那一點美德相爭。

而使它慘敗；但是你啊，你啊，

暴風雨

這般完美，這般無匹，你是每一個生物精煉了的精華鑄成的。

米

我從來不知道

我同儕的女人，我也不認得其它女人的面貌，

除了現露在鏡中的我自己的，我也不曾見過

其它可以稱為男人的人，除了你，好朋友，

與我親愛的老父之外，我全不知曉

外面的生物是什麼模樣，但是憑着我的真純，——

我天性中的寶石，——却願除你之外

這世上再不要有其它的陪伴；

除你之外幻想也想像不出一個人形來

能令我心喜。但是我信口說來

未免太放肆了，我忘了父親的



告賊。

非

我的身份是一個王子，米蘭達；

我想也可以說是個國王——

雖然我但願不如此！——我但願再不忍受

做這負木頭的奴役，一如我不能忍受大麻蒼蠅

在我的嘴唇上生卵一般，請聽我靈魂的言語：

在我初看見你的那一刹那，我的心

就飛馳向你的面前，甘供你的驅使，它停在那裏

使我做你的奴隸，爲了你的緣故

我才做這祇心的砍柴人。

米

你愛我嗎？

非

啊，天哪，地哪。請一齊來見證這個聲音，

暴風雨

111

如果我說的是真，請將我招認的一切都冠戴上善行！

如果我說的是空言，便請把那

預示給我最有靈的事都變成災禍！ 我啊，

超出世界上一切其它的能力之上，

我愛你，寶貴你，崇拜你。

我真是個痴子，

我聽心喜的事還要哭泣，

真是巧遇。

兩個最難得的愛情！ 願上天賜福給

在他們兩人間滋長的一切！

你爲何哭泣？

米 非

哭我自己的卑陋，我不敢呈獻給你，

我心所願呈獻的事物，而更不敢去取  
我欲以生命來獲得的那個。但這些都是瑣事；

它愈設法掩藏它自己，它愈現露出

更大的駭幹，去吧，羞赧的遮飾，

請質樸與神聖的天真來指引我吧！

如果你肯娶我，我便是你的妻了：

如不然，我便爲你守身至死，你也許不承認

我做你的伴侶，但是，我要做你的僕人，

不管你是否願意。

非  
我的小姐啊，最親愛的，

我永遠這般忠實。

來  
那麼我的丈夫！

非  
啊呀，我心的願意，就如同奴役

之渴望自由那樣，這裏是我誓婚的手。

米  
這裏是我的，我的心即在其中。現在再見吧，

且等到半小時以後。

非  
千萬遍珍重哪！

(非狄南與米蘭達下)

波  
我不能像他們那般歡喜。

他們簡直是意外的驚喜；但是，我對於任何事的

歡喜也不能更多，我要去讀書了；

因爲在晚飯之前我還要作許多

重要的事。

(下)

第二景——島上的又一處，

（司台芳諾與特林古裏上，加立般在後相隨，手拿酒瓶）。

司 不要告訴我：——酒桶罄盡，我們就喝水；在酒桶沒有盡罄時，一滴水也不喝，  
鼓起勁來向前攻；我的怪物二爺替我道賀。

特 怪物二爺！這島上有多少荒唐事！據說這島上一共有五個人，我們即是其中的  
三個；倘若那兩個的頭腦也這般昏笨，這個國家可要搖幌了。

司 噶啊，怪物二爺，聽我的命令，就喝啊！你的兩眼差不多已經縮到你的頭髓裏  
去了。

特 它們還會向什麼別的地方縮呢？如果把它們鎖在尾巴上，他可真是個更出衆的  
怪物了。

司 我這怪物的舌頭都浸死在酒裏了，至於我呢，大海也淹不死我，我能囚三五十個

再到海岸都不要緊，管保一口氣兒也不喘，——你做我的副官，怪漢，或者做旗手也行。

特 若是你喜歡，還是副官吧，他不是放手的材料，

司 我們不要跑步，怪物先生，

特 也不要開步走，你們躺下就夠了，像狗一樣的；他還不開口。

司 你這妖怪，你這一輩子怎麼也不說一句話，如果你是個好妖精，你開一次口。

加 你的身體如何？令我舐你的鞋吧。

我不侍候他，他不再敢。

特 你造謠，你這無知的妖怪：我現在都能打倒一個警官，怎麼你這荒唐透頂的死魚，你可曾見過像我今天這樣喝這許多酒的人會是個懦夫嗎？你祇有一半是魚，一半是妖精，你就敢撒這麼大的謊？

加 你看他這般嘲罵我！你肯放他過去；我的大王！

特 他說：「大王」！——怎麼，怪物也會變成這樣一個渾蛋？

加 特林古婁，你嘴裏長一條好舌頭吧，如果你要叛逆，到那棵樹下去。——這可憐的怪物是我的子民，他不能受人凌辱。

加 我感謝我高尙的大王， 你可肯再開恩賜聽我要告訴你的請求嗎？

司 當然我願意，跪下說吧；我站着，特立古婁也站着。

(愛里兒上隱形)

加 如我以先告訴你的那樣，我本來是一位暴君的臣民；他是個妖人，他用狡詐騙去了我的這個島國。

愛 你撒謊。

加 你撒謊，你這專開玩笑的猴子，你這東西；我願我勇敢的主人把你毀了！我沒有撒謊。

司 特林古婁，如果你再打斷他的話，你看這隻手，它就要摘你的門牙了。

特 怎麼，我一句話也沒有說。

司 哼！那麼再別說了，——（向加立般）往下說。

加 我說他精妖法佔據了這個海島。

他從我的手中把它擄去，我請你大王

替這海島復仇，——因為我知道你敢，  
但是這個東西可不敢。

司 這一點也不錯。

加 然後你便可在這裏南面爲王，我做你的忠臣。

司 那麼這件事怎樣能達到呢？

你能把我引到那個地方去麼？

加 當然，當然，我的大王；我等他睡時便把他獻給你，然後你便可以在他的頭上釘一個釘子。



愛 你撒謊，你不能。

加 這人是個何等混雜的笨蟲？你這壞血的蠢漢！

我懇請你陛下，用力揍他，不要留情，

把他的瓶子奪過來；如果他沒有了瓶子

他就祇能喝鹽滷了；因為我絕不告訴他

哪裏有疾流的清泉，

司 特林古裏，你不要冒險；再不要說一個字，打斷這怪物的言語，如不然，你看這

隻手，我可要揮出去我的憐憫，把你揍成一條風乾魚似的。

特 怎麼？我幹了些什麼？我並沒作聲！

我走開好了。

司 你沒有說他撒謊麼？

愛 你才撒謊。

暴風雨

司 你敢說我？給你這個瞎瞎。（打他）

你若是不喜歡挨打，你再說一聲我撒謊。

特 我並沒說你撒謊，——你怎麼腦子與耳朵一齊都不清楚了，——你的瓶子真該眼

咒！狂飲了酒；就能這樣，——令你的畜生怪物得一身瘟病，令魔鬼割了你的手指

加 !哈!哈!哈!

司 現在往下講你的故事。請你，立得遠遠的。

加 你先把他的揍個飽：等一會

我也打他一頓。

司 站遠些。——來，往下接着說。

加 唉，我告訴你，他的習慣，就是

每天下午都睡個午覺然後你先把他的書搶在手裏，

把他的腦子擊碎；或者用一根木棍

打破他的頭骨，或者用一根槌子把他敲個透明的窟窿。

或者用你的長刀切下他的腦袋，但是，記住

先要搶下他的書；因為如果沒有書

他也祇不過是與我一樣的一個呆子，並且

也就沒有一個妖精能供他驅使；他們都恨他

咬牙根兒與我一樣，可是要燒了他的書

他還有華美的傢具，——因為他就那般稱呼它們——

當他有了一所房子，他就用這些把它裝飾。

但其中最令人注意的，最可觀的，

却是他女兒的美麗；他自己

稱她為天下無匹，我從來沒有見過女人，

除了塞可拉克司我的母親與她之外；

但是，她之超過塞可拉克司

就如同最大的超過最小的那樣。

司

這妞兒那樣美麗？

加

是啊，我的大王；我敢保證她一定配得上與你同床。

並且還會爲你生下英俊的王子。

司

怪物，我一定殺了這個人，他的女兒得與我共成爲國王與王后；——老天保佑啊

——特林古婁與你做總督，——你喜歡這計劃麼？特林古婁？

特

喜歡極了。

司

遞過手來；我很抱歉，我適才打了你；但是祇要你還活着，你嘴裏就該長一條好

舌頭才行。

加

在半小時之內，他一定睡着了。

這時你可願意結果了他？

司 當然，拿我的榮譽作抵。

愛 我一定把這個告訴給我的主人。

加 你使我愉快；我真是充滿了歡喜；

我們來作樂吧，你肯再唱一段，

你剛才教給我的輪曲嗎？

荷 就依你的請求，怪物，無論什麼事，祇要合理，我都肯做，來呀，特林古裏；

我們鬥鬥。

玩弄他們，嘲笑他們；嘲笑他們，玩弄他們；

我們的思想是自由的。

加 這不是那個調子，

（愛里兒擊小鼓，吹笛奏出這個調子）

荷 這是什麼？

暴風雨

特 這就是我們輪曲的調子，是那莫須有先生吹奏的。

司 如果你是一個人，露出你的本形來；如果你是個鬼，你喜歡怎樣就怎樣吧！

特 啊，請饒恕我的罪惡！

司 人死了就償還了一切的債物，我敢向你挑戰，——憐憫我們吧！

加 你也害怕了嗎？

司 沒有，怪物，害怕的不是我，

加 不要害怕；這島上充滿了噪雜

聲響與妙樂，它祇給人欣賞而不加害於人，

有時候成千的鑼鼓喧天的傢伙

在我的耳邊上嗡嗡；有時候又有聲音，

即使我當時才自一陣大睡中醒來

也會使我再度沉在熟睡裏：然後在睡夢中

我彷彿看見彩雲開闢無數的

珠寶都要向着我的身上落：當我醒時

我還渴望着再做一夢，

司 這對於我行將是一塊無比的國土，在這裏不必花錢，就有音樂。

加 當波勞斯排羅死後。

司 那事不久了；我記起了這件事，

特 那聲音遠去了；我們跟在它的後面，然後再去幹我們的勾當。

司 你引路，怪物，我們在後隨你。——我願我能看見這位小鼓手；他還奏個不停。

特 你來嗎？（對加）我在後面隨着，司台芳諾？

（同下）

第三景——島上另一處

(亞隆梭，薩柏斯馨，安多尼歐，岡察婁，阿德

利安，法朗西斯考與其餘人等全上。)

岡 天哪，我走不動了，大人，

我的老骨頭酸痛無比；在這裏無論直走，灣走，

都是迷路；請您容忍我的冒犯，

我必得休息了。

亞 老臣哪，我不能責備你，

我自己的疲憊也扼住我銷沉的精神

糾纏個不清；坐下來歇一會吧。

唉，我現在也放棄了我的希望，不再



令它誘惑我自己到各處去

尋覓他，他一定是淹死了。這次海都嘲笑

我們在陸上無益的搜尋。唉，令他去吧。

安

我真高興他這般失望了。

(私向薩柏斯舉說)

不要因為一度的挫敗就放棄了

你決心要達到的目的。

薩

第二次機會

我們不要讓他錯過。

(私向安多尼歐說)

安

(私向薩)

就是今晚吧；

因為現在他們已經步行得勞累不堪了，

他們不會，並且也不能再有清新時的

暴風雨

那航警醒。

薩 (私向安) 就是今晚，別再說話。

(嚴肅而奇特的音樂，波勞斯排羅在上隱形。有幾個奇形怪狀的妖精自下面上，抬一席酒宴；它們在桌子的四週跳舞，姿態輕盈，請國王及其餘人就坐。

妖精們下)

亞 這是什麼妙樂？我的好朋友們，你聽！

驚人的妙樂啊！！

亞 天哪，請賜給我們慈悲的祐護！這是什麼？

薩 一幕活動的滑稽戲：現在我可相信了

世界上真有獨角獸，在亞刺伯真有一棵樹

是長生的鸞鳳的寶座；有一頭彩鳳

此時在那裏統治天下。

安

我都何；

還有什麼別的需要證明，都到我這兒來，我就起誓它是真的：旅行的人們永遠不撒謊，雖然呆在家裏的傻子却罵他們造謠。

阿

如果此時在諾波城，

我若是報告這一切，他們可會相信我嗎？

倘若我說我看見了這樣的島上人，——

因為他們一定是這島上的人，——

他們雖然奇形怪狀，可是你看，

他們的態度却比我們人類中

許多人，唉，還是說任何人們吧，

還要彬彬有禮。

暴風雨

暴風雨

波

誠實的老臣，

你說得很對，你們現在這裏，

有幾位便是真魔鬼也不如啊。

(自語)

亞

我再不能有更大的驚訝了，

這樣的妖精，這樣的姿勢，這樣的聲音

却表示出，——他們雖沒有連用舌頭——一種

優美的亞劇。

等舞完時再讚美吧。(自語)

波

它們離去時至爲奇特。

沒關係，既然

薩

他們把酒肉拋在這裏；而我們又有胃口——

你可願意嚐嚐這裏的東西嗎？

亞 岡

我不

大人，你不必害怕。當我們做孩子的時候，

誰肯相信有山中人頸肉累累如公牛呢？

誰相信他們的喉嚨上會繫着肉囊呢？誰相信有些人的頭會長在胸膛上呢？而現

在我們看每一個出海遠行的人，都證明給我們那傳說  
是真實。

亞

好，我來吃，即使是我的最後一餐

我也吃，沒有關係，既然最好的日子

已飛過去了，——老弟，我的公爵大人，

你們來吃吧，與我們這樣。

（雷電交作。愛里兒變成一隻人首鳥身之怪物上，兩翼在桌上拍打，用巧妙的

方法使酒宴頓然消失。）

暴風雨

一三一

愛 你們是三個犯天罪的人，命運——

它操縱這天下與世界上的一切，——

使那永無鑿足的大海把你們吐出；

在這無人居住的荒島之上；你們原不適合於

生存在人的社會當中 我使你們瘋狂；

甚至使你們有這樣的胆量，把自己都

吊殺或是溺死。

（亞隆梭，薩柏斯馨與其餘人拔刀出鞘）

你們這些混人！我與我的護從

就是命運的使者，那五金雜屬，

你們的刀槍劍戟與鍛冶成的材料，即使能砍得傷

那颯突的天風，或以可笑的舞動

企圖阻斷那永遠散而復合的海水，都割不去  
我身上的一根毫毛；我的護從

都是刀劍不能傷害；即使你們能傷我，

你們的刀劍現在也非你們的膂力所能勝任，

你們不能把它高舉；但是，記住，——

因爲這乃是我來此的職務，——你們三人

把善良的波勞斯排羅從米蘭排擠出去，

把他與他天真的孩子拋棄給大海

而現在這大海却替他復仇了：你們這件昧良心的事：

老天雖然延遲責罰，但它却沒有忘記，現在它

激怒起來，滔天大海與其無垠的沙岸，唉，與其一切的生靈。

來反對你們的安全；你呢，亞隆梭，

它們奪去了你的愛子，並且要我來宣佈

那遲緩的死滅，——比什麼立刻，就到的死亡

還要難過，——他將一步一步的降於你的

身上與你的面前；如果你想逃避它的憤怒，——

否則在這最荒涼的絕島上，一定要

落在你的頭上，——你沒有別的方法，祇有

悉心的懺悔立意從此行善。

(在雷聲裏逝去，然後輕盈的音樂起來，精靈們又上，跳舞

做種種嘲弄形狀，拍桌子下)

波

(自語)我的愛里兒，這個人首鳥身的怪物

真扮裝得好；把酒席也吞沒得妙；

我指示給你的意思，你在傳達時一些也不會



誤漏，我手下的諸小妖也都精神飽滿，

各各用心盡了他們各人的本份

我超越的法術也都生了效力，

這些人，我的仇敵，都一起緊縮在他們的

沮喪裏，他們現在都在我的手掌之內；

我且任他們呆在苦痛裏，我要去看看

年輕的非狄南——他們以為他被淹死了，——

以及他的與我的親愛的心肝。

(波勞斯排羅自上下)

岡 憑天上的神明，請問大人，你為何站在這裏

驚惶瞪目？

亞 啊，真該殺人！該殺人！

暴風雨

我彷彿聽見海浪向我發言，告訴我那件事；  
羣風也唱那件事給我；轟轟的雷鳴  
那深沈與可怖的排管的風琴的都宣說  
波勢斯排羅的名字：它警傷我的罪惡。  
照它的說法，我的兒子早已長眠海底的軟泥上了；  
我要去尋他，到那比任何測鐘所達到的地方還要深遠。  
與他共臥在污泥裏。

(下)

一次祇來個妖魔，

我要打遍它們這鬼國

我幫你同去。

(薩與安下)

安

薩

岡 他們三人都忘了性命；他們餓心的大罪

像毒藥在多時以後，才發作一樣，

現在開始痛咬他們的靈魂了：——我求你們

你們的骨節比我的健壯，趕快隨他們去，

阻擋他們在這一陣癩狂裏幹出了什麼

不自覺的勾當。

阿

請你們隨我來

(同下)

暴  
風  
雨

暴風雨

一三八

## 第四齣

第一景——在波勞斯排羅的洞穴前

(波勞斯排羅，非狄南與米蘭達上)

波

如果我能爾你過爲嚴重，

你的獲得也足以抵償了，因爲我

現在給了你了，我自己生命的延續者，

或者說是我的生命僅靠她維持；我這裏

再一度把她交給你，你一切請善備，

那是我對於你的愛情的試探，而你呢，

却出人意表的把他承受過去，現在，在天庭的面前，

我將送你這個豐富的禮物，啊，非狄南，

不要向我微笑，笑我誇她過甚，  
因為你將來自會發現她能超出一切的讚美，  
使它們停步在後，瞠目不及。

我全心相信

雖然神祇告訴我的，正好相反，

彼

那麼就當做我的禮物吧，也是你出重價

購得的珍奇，你把我的女兒帶去，但是

如果你不待那神聖的典禮在善美與聖潔的

儀式中舉行完畢，就破壞了她處女的密結，

那麼上天不會給你們善意的結果，

使你們的婚約發揚增長；而祇有不孕的詛咒，

白眼的蔑視，與破碎支離；在你們結合的床上

弄

也將長滿了凌亂的雜草，其凌亂  
都將使你們深爲厭憎，所以當心啊，  
使海門的明燈不久就來照臨着你們，

我既然願望，

保有現在這種愛情，過安靜的日子  
有美麗的子嗣與長生；最陰暗的洞穴  
最方便的地點，以及我們惡神的  
最強有力的提示都不能將我的  
榮譽化成淫慾，如果我敢那般想，  
便請奪去那天盛衰的希望，否則便令  
太陽神的戰馬顛蹶而折了腿吧，  
或是把黑夜永鎖在地下。

波

說得好！

現在坐下來繼續談話，她已經是你的了。——

喂，愛里兒，我勤快的僕人，愛里兒！

(愛里兒！)

曼

我寓能的主人，有什麼事？我在這裏。

波

剛才那件事，你與你手下的許多精靈，

都做得很好；現在我還得用你做另外一件

類似的事去，把那一些精靈到這裏來；

我給你權力指揮它們，策勵它們趕快動作；

因為我要在這一對青年男女的面前

顯顯我的手法，這是我答應他們的，

他們也盼望我做個給他們看。



愛

立刻嗎？

波

唉，一閃眼之間

愛

還不等你說完，來啊，去啊，

不等你喘兩口氣；喊聲如此，如此，

每一個精靈便都已用足尖跳躍着，

來到這裏歡騰嬉笑：

你愛我嗎，主人？不？

波

非常的愛你！我可愛的愛里兒。

不要過來，除非你聽見我喚你。

愛

好！我懂得。(下)

波

你當心要真實；不要令狎暱太操縱了

理智的經緯；在熱情的火箱中

最有力的言語亦祇是草草而已；多用節制啊，

暴風雨

否則什麼誓語都再會吧！

非

我敢對你說，先生。

那皎如冰霜似的貞操似雪一般的降在了我的心，  
它打退了我情慾的狂瀾。

波

好，——

現在來啊，我的愛里兒，請來的的精髓要愈多愈好，  
不要精靈們在此零落啊，突然的出來，——  
不要作聲；全神注目；肅靜啊。

(音樂輕奏)

(戴面具人，稻草收獲神伊里斯上)

伊

西里斯啊，最慷慨的女神，你富庶的平原，

滿種着小麥，黑麥，大麥，蠶豆，燕麥與豌豆；

你宜葺綠濕的山嶺那裏有乾草的羊羣，

與平坦的草場，高圍着穀糧，飼養着牛羊；

你的河岸邊護着鮮花與葦草，

潮潤多雨的四月天都聽你的命令而修整。

爲嚴肅的水仙製造華麗的花冠；在你那繁花亂放的

幽林之蔭影裏，有失散的精身滴子留戀不捨

他們的少女去了；你的木架纏繞了的葡萄園，

還有你那荒瘠不毛而又粗石嶙嶙的海濱，

你就在那裏散步適意；天上的女王

我乃是她水汪汪的彩虹與報信的使者，

婚命你離開那裏；與她最先普照的天躬，

共臨這青碧的草野，就在這個地方，

來嬉遊共戲，她的孔雀即要來了；

豐足的西里斯啊，走過來恭敬的侍候她。

（西里斯上）

西 曠美啊，彩色繽紛的天使，你從來不曾

違背過大神愛彼得的夫人；

你利用你鬱金色的羽翼播撒密露

與清新復甦的雨露給我的萬卉；

並且利用你藍弓的兩端爲我的樹木茂密的

原野，與荒涼無一根青草的高地加上冠冕。

爲我驕傲的大地戴上披肩；——你的女王爲何召我

到這裏來，到這短草紛披的綠坪？

伊 因爲要來紀念一對真情人的婚約

並請你隨意的賜賞一些禮物  
給這一對有福的情人。

告訴我，天弓啊，

你一定知道，此時是維納斯還是她的兒子  
在侍候天后？因為都是她們的好主意  
才使那陰歸無光的冥王掠奪去我的女兒。  
與她或她那瞋眼的兒子同在，真是個恥辱，  
我誓痛惡而深絕。

關於她在哪裏，

你不必擔心，我遇見她

在雲中穿行，飛奔向巴伏斯而去；她的兒子  
也垂頭喪氣的與她同行；她們本打算在這裏

對於這一對少年與少女施一些淫慾的迷惑，  
可是他們的堅毅却是除非海門的火燭，燃盡了，  
床上的那一節一定不肯實行；他們  
既未獲得結果；

我神馬爾斯的戀人，便祇得重行回去了；

他那個頭如黃蜂的兒子的彩箭也折斷了，

他竟起誓說以後再也不放一矢，專門去捕捉麻雀玩了，  
乖乖的做一個好孩子

宇宙的至上女王

偉大的朱諾來了；我看見她的行跡姿態便認識她了

（朱諾上）

朱 我慷慨的姊妹，怎樣啊？ 與我來

共同祝福這一對情人，令他們與國無已，

後嗣永昌。

歌詞

朱——榮華。財富，結婚的福氣

無盡的綿延，無盡的增殖，

時時刻刻的歡喜，全然歸你！

朱諾高唱她隨風扇給你。

西 地上的豐足，無限的收穫，

倉廩與穀舍永沒有盡罄；

葡萄啊，果實垂垂而下墜；

吳槩的枝幹都要壓低；

春就來歸你，連晚也在

收穫完結的時候啊！

暴 風 雨

暴風雨

一五〇

艱難與缺乏都將遠避你，

西里斯的祝福都賜給你。

這真是最莊嚴的景色，迷人的和諧：

我可否詢問這些神仙的來歷？

這些神仙

都是我用法術自天上的神位中

把他們請來的，充實這一幕瑰麗的想像。

讓我永遠住在此地吧；

如此希世少有一位老父，可驚又神知無比，

把這裏變成了天堂。

（朱諾與西里斯耳語，打發西里斯走出，若有要事）

不要說話；

波

非

波

非



朱諾與西里斯耳語，好像有什麼要緊的事：

還有些事要做，噓噓不要作聲，

否則我們的注力就要受防礙了。

伊

你們在蜿蜒的溪流上的納伊女仙們，

戴着你們高頂的花冠，永無愁苦的歌頌，

離開那漣漪的河面吧，到這綠坪上來，

應女王的召喚：朱諾命令你們哪。

來啊！溫和的水仙，請來幫助我們紀念，

一對真情人的訂盟；不要拖延。

(幾個女仙上)

你們疲倦的八月天裏的晒黑人的刈穀人，

請離開你們的田隴到這裏來。歡騰作樂；

拋開工作啊；戴上你們稻草的冠，  
來同這些歡樂的女仙們做鄉間的舞蹈。

（一些刈穀人上，適當表束；與水仙們一同起舞；將結束時，波勞斯排舞  
突起發言；其後於一陣奇特的嘈雜聲音中，除波而外，一切即突然消失

了）。

波  
（自語）我還忘了加立波那會與他的

伙伴同謀要奪我的性命的那件卑污的陰謀；

他們計劃中的時刻差不多就要到了。——

（對神仙們）好，好，——請退下吧——，不必再跳了。

非  
這真奇怪：你的父親有些發怒，

使他非常激動，

朱  
一直到今天

不會見過他如此發怒，暴燥不安。

波

我的孩子，你的神情看起來有些異樣。

好像你有什么疑慮似的：放心吧，先生：

我們的宴飲此時已告結束，我們的這些演員

與我先告辭你的那樣，都是天上的神仙，

現在它們都已經化成了天風，稀淡的大氣：

它們就似我們看見的那些無根據的層樓，

那些半浸在雲端的高塔，絢麗的宮廷，

莊嚴偉大的廟宇，甚至這大地球本身，

唉，還有在其上生存的一切一樣都得消解，

它們就似非物質的精華一樣，都將淡沒，

不留下一片飛絮：我們的本質也不過

與那構成夢幻的物質一般，我們小小的生命

即被包裹在一片睡眠之中，——先生，我有些煩惱；

請容忍我的騷擾；我的老頭腦有些紛擾，

但是，不要因為我的搖撼而心亂；

如你們願意，請進我的山洞裏去休息，

且在那裏稍待，我要走一兩個來回，

安靜下我這跳盪的心房。

非與朱

我們同祝你安寧。

(同下)

波 來，與一道思想一般：——我謝謝你們，——愛里兒，你來。

愛 我永遠依從你的意念，你要我去作什麼？

(愛里兒上)

波

小仙啊，

我們得準備對付加立艘了，

愛 是，我的主，當我扮演西里斯的時候，

我就企圖告訴你這件事，我害怕

又要激起你的怒火。

波 你再說把這些東西放在什麼地方了？

愛 我剛才不是告訴過你，他們喝得爛醉；

空氣在他們的臉上吹一口氣，他們都舉手就打，神氣十足；地面碰他們的脚心，他

們也要捶地；

雖然如此，他們都牢記在心，他們的計劃：

於是我就敲我的小鼓，他們聽見了這個

好像是一匹沒有人騎的馬駒，都聳起了耳朵，

暴風雨

抬起眼皮，高舉着鼻子，來嗅聞聲音；  
我迷惑了他們的耳朵，令他們似癡子一般，  
追隨着我的聲響，走過帶刺的藜藿；  
尖利無比的金雀花，直立的粗草，與荊棘，  
都深深的刺進他們微弱的小腿；  
最後我把他們扔在洞外面的臭水潭子裏，  
那一片航穢直沒到頸頭，我由他們跳躍  
腐爛的腥氣比他們的腳潰臭。

波

這事幹得好，我的鳥兒；

你仍然保持着你這目不能見的形狀，  
去把我屋裏那幾件美麗的衣服拿來，  
我要拿它當作捕捉這些毛賊的香餌。

愛

我去了，我去了。

(下)

波

魔鬼啊，天生的魔鬼，在他的本性上

教化不能奏效，我在他身上所用的苦心，

我所含忍承受的，全都枉費了；

他的身體與年月益增其醜惡，

他的心也越發腐爛，我要給他個利害，

(愛里兒又上手持幾件美麗的衣服)

叫他們在叫——來，把它們掛在這棵樹上。

(波勞斯排羅與愛里兒仍然隱形。加立般，司台芳講

及特林古婁上，遍身濕淋的)

加 請你們放輕了脚步，令驕眼的北風都聽不見一聲起落，我們現在已經離他的山洞

很近了。

司 怪物啊，你說你的妖精與人無害，他可真是害得我們不輕。

特 怪物啊，我滿身都是馬尿的氣味，聞着這個，我的鼻子好不舒服，

司 我也是如此，你聽見沒有，怪物？如果我若是不喜歡你，你可當心，——

特 那你便是一個沒主的怪物罷了。

加 好啊，我主，請你賜給恩典，

請暫時耐着性子，因為我要獻給你的禮品

足能抵償這一切的不幸：所以請你們輕聲言語，一切都要似夜半時那般沉寂。

特 唉，可是我們的瓶子失落在水潭裏了——

司 怪物，這不祇是恥辱與可羞，簡直是個無比的損失。

特 這事比我這濕淋淋的一身還要重要，就是你那與人無害的妖精幹的好事。

司 我要去找來我的瓶子，即使累得我死，臭水淹沒了我的耳聾我也甘願。



加 請你啊，我的主，請你安靜：你看這裏。

這就是他的洞口：不要作聲，進去。

你立刻，就能幹那福利無窮的勾當，然後

這海島永遠就是你的了，我呢，是你的加立般，

永遠給你蓋腳。

司 遞給我的手，我現在真開始有了血裏的念頭。

特 啊，司台芳諾，我主！啊，王胃！啊，神聖無比的司台芳諾，你看，這裏給你預

備了幾件多麼美麗的籠袖。

加 不要動它，你這混人；那祇是一堆破爛。

特 啊，哈，怪物啊；我們現在才知道破爛原來是這麼樣的，——啊，司台芳諾大

王，

司 放開那件衣裳，特林古莫，你讓我動手，我要這件衣裳。

特

好吧！聽下……

加

令大腫淹死你這混人！你幹什麼？

迷戀這……？ 我們走吧，

還是先下手殺了他。若是他醒了，

我們從頭到尾都要被敲個稀爛

把我們弄得不像人樣。

司

你不要作聲，怪物，——樹姑娘這件不是我的衣裳嗎？

現在衣裳下來了……

好像到了，這道就該脫毛了，變成一件禿衣裳。

特

好，好，我們偷得循規蹈矩的不是呀，陛下。

司

我謝謝你這句笑話，這裏有一件衣裳拿去！祇要我在這國度裏做國王，聰明就不

會沒有報酬的，偷得循規蹈矩這句話說得真够俏皮；這裏還有一件衣裳給你拿去。

特

怪物，過來，你來搭一把手，拿着其餘的去吧。

加 我不幹這個，我們把時機錯過，

我們可都變成海鵝了，否者

便要變成猩猩，頭腦低得那麼怕人。

司 怪物，你來搭一把手，把這些人拖到我的大酒桶那裏，你若敢不遵我就把

你逐出我的國境，去，拿這個去。

特 還有這個。

司 是啊，還有這個。

(獵人吹喝聲。許多妖精上，都扮做獵犬的形狀，四下的趕着，咬他們。)

波勞斯排羅及愛里兒督促它們前進。

波 喂，山兒噴！

愛 銀子，他往那邊去了，銀子！

波 怒火，怒火，那裏，暴君，那邊，你聽啊，你聽！

暴風雨

(加立般，匍匐及荷立古妻都被撞出去)

去，命令我的妖魔，用乾痛的麻瘋，磨碎他們骨節抽斷他們的筋，令他們犯老年人的風濕痛；令他們身上的咬痕比花豹與山貓的斑點還要重。

你聽，他們拚命的喊叫。

愛，

且讓他們痛快的被追一陣：現在

我所有的仇人都在我的手心裏：

我一切的工作不久都將終了，你即將

從此自由的享受天空去了：但是暫時

你還得隨我，替我幹一些工作。

(同下)

## 第五齣

第一景——在波勞斯排羅的山洞前，

(波勞斯排羅穿着法衣上，愛里兒後隨)

波

現在我的計劃都已見出了端倪；

我的計術也沒有失敗；我的精靈都聽命；

一切都順利的過來了。現在幾點鐘了？

愛

已經六點鐘了，主人，你不是說在六點鐘時

我們的工作都將停止。

波

是的。

在我當初與風掀浪時，我是那般說來，

我的精靈，國王與他的隨從們都怎麼樣了？

暴風雨

受

他們仍舊與你

命令的一般，被幽禁在一處；與你離開他們時

毫無兩樣，他們都與囚犯似的被幽禁在那

牆裏你這洞穴之風簾的菩提樹林裏；

你若是不說釋放，他們誰都不能挪動一步。

國王及他的兄弟，還有你的，他們三個人

都沮喪成一團；其餘的人圍着他們哀泣，

那憂鬱與痛苦都滿得溢出來了；但是以

你稱他爲善良的老臣的岡察裏更甚；

他的眼淚順着鬚子下流，似冬季的葦簷上的

冰柱一般，你的法力對於他們異常有力，

假設你現在看見了他們的情形，你的同情

波 愛 波

一定會大爲感動。

你以爲我會如此嗎，精靈？

如果我是個人，我一定會的，先生。

那樣我也會如此

你祇是一個精靈而且奉一條同情

慘憺他們的痛苦。我是他們的同類，

我的慈悲竟能不如你嗎？雖然，

他們加給我的痛苦深印在我的心裏，

但是我終必用更可貴的理知來抗衡

我的怒火；更難得的行爲乃是報怨以德。

而不該是快意的復仇；他們既已痛悔了前非，

我整個意念便不再纏一次眉頭以求自己的

快意。去放了他們吧，愛里兒；

我已經解除了我的法力，我把感覺重還給他們，令他們仍有本來的面目。

愛

我就去取他們來，先生。

(下)

波

你們山岡，溪流，林谷與靜止的湖水之精靈啊；

以及你們在沙灘上，用了無痕跡的脚步

追逐潮汐，當它回來時，又飛奔遠行的

尼布居之海神啊；你們那些傀儡，在月光中

劃出又酸，又綠，又瘦小的圓痕，以致

小羊都不肯來乾食；還有你，你的消遣

就是在夜半裏遊蕩幽靈，你歡喜



請聽那深沉的暮鐘；因為你們的贊助。——  
雖然你們這些精靈的力量全很微弱，——  
我才晦暗了正午的太陽，召來叛逆颶天風，  
在青絨的大海上與驚濤拍天擊下，  
惹起狂吼的鬥爭；我把烈火賜給可怖的  
轟轟的雷鳴，約夫自身的電火劈開了  
他的神崗的堅強；那根深蒂固的海峽  
我也使之搖幌；我在山麓上，拔起無數的  
蒼松與翠柏，而增墓呢，都聽我的吩咐  
任憑我有力的魔法令它張開大口，喚醒它的  
睡客，出外徜徉，但是這野性難馴的妖法。  
我現在即將拋棄了：現在我要求

天上的妙藥。——我現在要求

來促醒他們的知覺；在我結束

這控制他們的法力時我便要

折斷我的法棒，把它掩埋在心深的處，

比測鐘從來所達到的海底還要深遠，

我把我的書也投在海裏。

(莊嚴的妙樂)

(愛里兒上，後隨亞隆梭，瘋子似的舞動手足，岡察裏小心隨侍左右，薩  
伯斯器與安多尼歐隨上，阿德利安與法郎西斯考在後；他們都走進波勞斯  
排羅所劃的一個圈子裏口誦目誦；波勞斯排羅站着看他們，發言道)

一闕莊嚴的妙樂乃是不安之想像的

最高的慰藉者，令此時在你的頭腦中，

煎沸着的無用的頭腦都立即康復，立在這裏吧，

因為我加在你們身上的法力都已經終止。

聖潔的岡察裏，可敬重的人啊，

我的兩眼雖然祇看見你的面貌，

我也禁不住落下同情之淚來。——令法力

立刻消除吧；一如清晨偷偷的曉上晝夜，

融化了它的烏黑一般，令他們逐漸清醒的意識，

也開始來驅散開那蒙蔽着他們清醒之理知的

一層昏沈的烟霧，——啊，善良的老者，岡察裏，

我忠心的救命的恩人，你跟着他也不愧

爲一位忠心耿耿的大臣。我必將

盡力的用言行來報答你的善行。你多麼聰忍，

亞隆梭，你竟那樣對待我與我的愛女；

你的兄弟是那件陰謀的促成者；——

他現在受報應了，他被毒藥拚命亂叫。——

你呢，我的兄弟，你爲了滿足自己的野心

就喪盡了慈悲與天理；你同薩柏斯擊，——

所以他內心的疼痛最爲深切，——

企圖在這裏謀弑你們的王上；雖然你的行爲

違背天良，我也原諒你。——他們的理知

開始增強；那即來的狂潮不久即將

涌溢過他們的汗寒着污濁的理知的

高岸。現在他們還沒有一個注意的

看我。或是辨認出我是誰來。——愛里兒，

去到洞中取來，我舊日的衣冠與配劍，（愛里兒下）

我將改扮一下，把自己仍裝成我當年

在米爾維大公時的樣子：快夫，我的精靈；

你不久即將獲得自由。

（愛里兒上，唱歌，戴着波勞斯排羅穿上衣裳）

愛唱

蜜蜂兒吮吸的地方，我也去；

我蜷臥在牛蒡花的酒鐘兒裏，

我——直睡到夜霜的叫聲已大起，

我騎在蝙蝠的背上，

快樂的飛奔，追逐着夏季；

我現在將快樂的；快樂的過活了，

在那些技頭垂垂的繁花之下，

暴風雨

波

啊，這才是我的愛里兒：我將來定要思念你，

你終必獲得自由：——如此，如此，如此。——

對國王的大船上去，不要令人家看見你，

你可以看見有許多水手酣睡在

船口的船下面；你把船主與水手頭目弄醒

使他們把大船駕駛到這裏

立刻去，我請你

愛

我呼吸面前的天風，立刻就回來，

還不特你的脈搏做第二下跳動

（愛里兒下）

岡

所有的痛苦與折磨，驚奇與駭異，

都具備在這裏，一定有天上某一種大力

波

引使我們離開了那可怕的地方！

你看哪，陛下

請你看那被冤枉的米蘭大公波勞斯排羅；

他爲了使你更確信他是一個活着的人

他特意向你發言，我來擁抱住你的身體；

我向陛下，及你們這一羣人謹致

歡迎的敬禮。

亞

你是否是他的本人，

抑或又是無法差來的一個拆磨我的精靈，

如適才那樣，我全不知道：但是你的脈搏

却與生人一樣；我現在看見了你。

我心中的疾痛，就減少了大半，爲了這個

我恐怕瘋狂暴主宰了我：這件事，——  
倘真是如此，——一定包藏着可驚的經過。  
你的公團我已在還給你了，我並且誠心的  
懇求你原諒我的過錯。——但是彼勞斯排羅  
怎會來到這裏，怎會還在人世呢？

第一個，可敬的朋友

讓我先擁抱你的老年的身體；你的光榮不能  
衡量，亦沒有止境。

這一切是真抑是假

我不能確認

你們還在意味着

這島上的花香，使你們不敢肯定的



相信這裏的一切，——歡迎啊，我所有的朋友：——

(轉身向薩柏斯摩及安多尼歌)

但是你倆，我的一對大人，倘若我有重  
我即能證明你們的謀逆，令他陛下  
怒火燒在你們的身上；但是現在我不願  
嗷嗷不休的講什麼政事。

惡魔在他裏面說話呢。(自語)

波 薩

否：——

殺於你呢，最毒毒的大人，把你喚着兄弟  
都會沾污了我的唇舌，但是我地原諒  
你至大至極的過惡——所有的一切；  
我向你索還我的國，這個我知道，

暴 風 雨

你當然必得遇我。

如果你真是個波勞斯排羅

亞

請你把詳情告訴我們，你如何還會生存這裏：

你怎會在這裏遇見我們——我們在三小時以前

沈船在這海岸的近處；我在那裏喪失了。

啊，想起了這事，我的心多麼苦痛！

我至愛的兒子非狄南

波

我也替你難過，陛下。

亞

這損失是無補償的了；「忍耐」都告訴我既

這自然超出了她的能力，無法救助。

波

可是我却認為，

你還沒有去她的幫助，我也曾請過這位小姐

溫柔的臂力來救治一次同樣的損失。

而現在我獲得滿意的結果了。

你，同樣的損失了。

波 亞

極爲重大，而且還很接近，假使

我的自慰的方法能有你所有的一半那樣多，

我也就很可能可以釋懷了；因爲我失去了

我的女兒。

亞

你的女兒？

啊，天哪，但願他們仍能生在波諾城裏，那麼

他們即是孤寡的國王與王后，我但願

他們都活着，我們寧願替他們個身在那軟泥的海底，

這苦難生，與我的兒子記時一般，你在

什麼時候失去了他的女兒？

波 就在這一次暴風雨裏，我看諸位大人

對於這一次奇遇還是非常的訝異，他們

甚至都泯滅了他們的理知，不相信

他們的眼珠還能夠傳達真實，以為他們的言語

祇是自然的感覺：但是不論

你們的意識怎樣混沌，請你們確信

我真是波勞斯排羅，就是那位

被放逐出來的米蘭的大公：他很湊巧的來到

你們在這近處沈了船的海岸上，

做了這裏的主人。現在還不要談這個，

因為這乃是一天一天的談話資料，

不是一餐一飯之間可以講完的。並且

這也不適於第一次的會面，歡迎啊，大人；

這小洞即是我的宮廷，在這裏我有很少的幾位臣子，

外面再沒有子民了，請你，向裏面看，

你既然把我的公職還給我，

我也將報答你以同樣可貴的禮物：

至少這會呈現一件奇蹟，滿足你

一如我的公國之滿足我的慾望一樣。

（門裏大開，露出非秋兩與米圖達正在下獄）

米 非 米  
親愛的先生，你欺負我。

沒有，最親愛的情人，把天地都給我，我也不肯。

米 是啊，即使把去二十個王國

非 且 兩

暴風雨

我……一聲公道。

亞

倘若這竟是一

一幕幕上的幻景，那麼一個親愛的兒子  
我要失去兩次了。

真是個最高的奇蹟！

非 薩

雖然那大海威嚇我們，它終是慈悲的，

我的咒罵是無緣無故的了。

（非狄南在亞隆後面下跪）

這時啊，一位歡喜的老父所能有的

亞

祝福都纏繞住你了！你立起來

告訴我你怎樣來到這裏。

米

啊，怪事！

怎會有這許多善良的人類在這裏！

人類多麼美麗！啊，壯麗的世界！

你竟有這樣的子民！

這對於你是新穎的

亞 波

這位少女是誰，你同誰在這裏下棋？

你認識這個朋友最久也不過三小時，

她可是一位女神分離了我們

又使我們聚合？

非

大人哪，是個人；

但是有一種超人的神力令她屬於我了；

我選定了她，但是那時我不能問我父王的意見，

因為那時我想我的老父是永逝了；她乃是

這位威名遠播的米爾大公的女兒，  
我常聽見人說他的聲名，  
可是我從來沒有見過他，我從他手裏  
又接受了一次生命；而因了這位小姐  
他變成我的第七位父親。

亞

我也是她的父親了……

但是啊，我必得請我的媳婦原諒，  
這言語聽起來多麼生硬！

波

大人，停住在這裏；

我們不要再以過去的憂愁

累贅我們的記憶。

岡

我在內心裏哭泣，



否者我早就發言了。天上的神明啊，請往下看  
請在……頭，加一頂……的王冠；  
因為那一定是你們特意開出了這一條路  
把我們引到這裏！

我說，啊們，阿察裏。

阿

可是米蘭公的被逐出來是爲了使他的女兒

成爲諾波鐵的王后，啊，歡慶，

超出尋常歡喜的歡喜啊，請它用黃金

鑲在永存的石柱上，在這一航程裏，

古拉利拜耳在突尼斯得到一位夫君；

而她的弟弟非狄南又在迷途的地方

覓到了一位嬌妻；波勞斯排羅在一座可憐的

小島上復得了公園，前我們在昏迷不醒之中  
又覺到了自己。

亞

把你倆的手遞給我：

(向非狄南與米爾達)，

無論何人，倘若仍不祝福你們快樂的，令憂愁  
與痛苦緊纏住他們的心！

岡

就是如此，啊們！

(愛里兒又上，船主，水手，頭目，瞠目後隨)。

啊，你看，夫人，你看，夫人；我們的人又來了二個！

我早就說過，祇要陸地上還有一架斷頭台。

這些人，誰子也不會淹死的。喂，罵神的，

你把什麼都罵掉了水裏，在岸上沒有一句話了嗎？

你！岸之後就沒有嘴了嗎？有什麼新聞？

頭目 最好的新聞就是我們已經找到了

海神之王，請與偉大人，其次我們的船

本來在去極地的時辰以前，它已經又破又爛，

現在它却是既堅實又輕健，帆索也齊全

與它第一天出海時一般。

愛

我就做了這許多事。先生，自我去後，

波

我的好靈俐的精靈！

私語

亞

這些事有些不尋常，它們由奇怪

變成更奇怪了：——你們怎會來到這裏？

頭目

陛下啊，倘若我真相信我是好好的醒着，

我一定把一切靈量告訴你，我們睡得與死人一般，

然後，——是怎樣，我可不知道，——我們就都被關在船口的下面。

在那裏，甚至到現在還有各種奇怪的聲音

吼啊，叫啊，大吵大鬧，嘩啦嘩啦的鐵鏈啊，

還有各種說不出來的聲音，可怕極了，

把我們吵醒。我們就都自由了，待我們

睜開眼一看，就看見了那整整齊齊的

我們忠心善良又勇敢的大船，我們的

船主看見了這個喜歡得直跳：一閃眼之間，

諸位大人哪，我們不知怎的，又離開了它，

來到這裏，活似在夢中一般。

做得好嗎？

私語

愛

波  
好極了，我勤快的人，你即將自由了。

亞

這件事真有點蹊蹺，我從來未曾聽見過，

在這件事裏定然有些超平常理的

天機存在，我想求一根神籤，

問問它的究竟。

波

亞的腔子，

不要使疑懼佔據你的深心，關於

這件希奇的事：在不久即來的閑暇中，

我就可以把它的經過中的每一件事的

來歷，為你簡單的解釋清楚——你會覺得

都是可能的，——在那時以前依舊歡喜啊，

滿意的思量每一件幸福。——過來我的小精靈（私語）

去把加立般及他的伙伴也釋放了吧。

暴風雨

解去他們身上的法力。（愛里兒下）我的大人，你怎樣  
你們這一羣人裏還有幾個沒有露面呢。

那幾個古怪的孩子你們不配得了。

（愛里兒上，趕着加立般，司台芳諾與特林古婁，穿着偷來的衣裳。）

司 每人都替別人打算，誰也不要管自己，命運早替你安排下了：——勇敢老魚怪，

勇敢！

特 假設我頭上的是一對好眼睛，這直一幅好景緻呢。

加 啊呀，西台包司。這些真是美麗的神仙！

我的主人多麼神氣！我怕

他要懲治我。

薩

哈！哈！

還是些什麼東西，我的大人安多尼歐，

花籃就該買茶嗎？

安 也許，也許，那一個活像一條魚。

當然可以抬到市上驗價的。

波 你們祇要看看這些人的衣裳

然後再說他們是些什麼人。這一個怪形的癡子。

他的老母本是一個女巫；她很有些法術

能操縱太陰，駕御海上的潮汐，

無須太陰幫忙，潮汐便得聽她指使。

這三個傢伙合夥盜我；而這半人半鬼的東西——

他乃是個野種，——與他們合謀設計

要謀害我的性命。其中那兩個，你們

一定認識，必定要承認，這個黑傢伙

我承認是我的。

加 我要被掐死了。

亞 這不是斯台芳諾，我的醉管家嗎？

薩 他現在又喝醉了：他從哪裏找到的酒？

亞 特林古裏也喝得搖搖擺擺的，他們在哪裏

得到的旨酒，把他們裝璜得滿面紅光？——

你怎會弄得這般模樣？

特 自從我上次見你以後，我就弄得這般模樣了，我恐怕我的骨頭在這一生也洗刷不清，蒼蠅在那裏生蛆我也不怕了。

薩 你怎樣喂喂，司台芳諾？

司 啊，你不要用手摩我，我不是司台芳諾，我是個縮成一團的人。

波 你還要做島上的王呢，閣下！



司 我即使做成也够酸痛的了，  
這東西的奇形異狀，我從來沒有見過。

(指加立殼)

波 他性情與行爲的醜惡與他的形狀一樣。

去你這賤婦到我的山洞裏去，把你的

伙伴們也都領去。如果你要得到我的原諒

就要去把山洞修飾得整齊一些。

加 是，是，我一切都遵命，從此以後我變聰明了，

我將努力做個體面的人。我真是三倍半的笨蛋，

把醉鬼當做了天神崇拜，這樣

又粗又笨的渾人！

波

去，去，快走！

暴風雨

亞 快去，把你們的衣裳從哪裏借來的

依舊放到哪裏去。

薩 還是說從哪裏偷來的吧。

(加立脫，司台芳諾，與特林去裏同下)

渡 大人，我請陛下與你同歸。

都到我的荒山小洞裏稍做休息

先度過今夜，我將把今晚的一部份時間消磨在

我一生的追述，這無疑會使那漫長的黑夜

急速的逝去。——我將於今夜告訴你們

我來在這荒島以後一切洋細的經過，

然後等到明天早晨我就把你們

送到船上，一同回到諾波城去。

我希望在那裏看見我們所深愛的這一對  
青年男女，在堂皇富麗之中完成了百年的大禮。

然後我即將從那裏退到光顧。

我的第三個思念便是永恆的安寧了。

亞 我希望！

聽你轉述你一生的經過，這故事一定是

非常的動人。

波 我一定將全部告訴你們；

我並且答應送給你們一帆順風及平靜的海面，

令你們的歸程非常迅速，都能追得上

海上遠處的戰艦——我的愛兒——孩子——

這乃是你最後的職責；然後回到大空

暴風雨

自由自在的去吧，祝你快樂（私語）——請你們走進來。

（同下）

收場白

彼勞斯排羅念道：

現在我的法術都拋棄了。

我祇剩下我本來的力量，——

它，至爲微弱：現在我得聽你們的憐憫了。

你們把我囚禁在這裏，抑送我

回到諾波城去，我既然

復得了我的公國，饒恕了苛待我的

人們，那麼，就請不要令我住在

這無人跡的絕島，受制於你們的法力；

請你們善意的給我鼓一次掌，助我

脫離了這些神羈，請你

輕和的氣息漲滿了

我的帆蓬，否者我令諸位

歡喜的計劃就失敗了。現在我沒有

神仙來執行，也沒有法力來催動；

倘若我不用祈禱來解脫，

我的結果一定是悲劇。

它感人如此之深，直探進

慈悲的核心，解脫了一切的過錯。

你們諸位行將因此而獲恩。

也請你們把自由賦予我。

八

風

雨

4

皇朝詩林